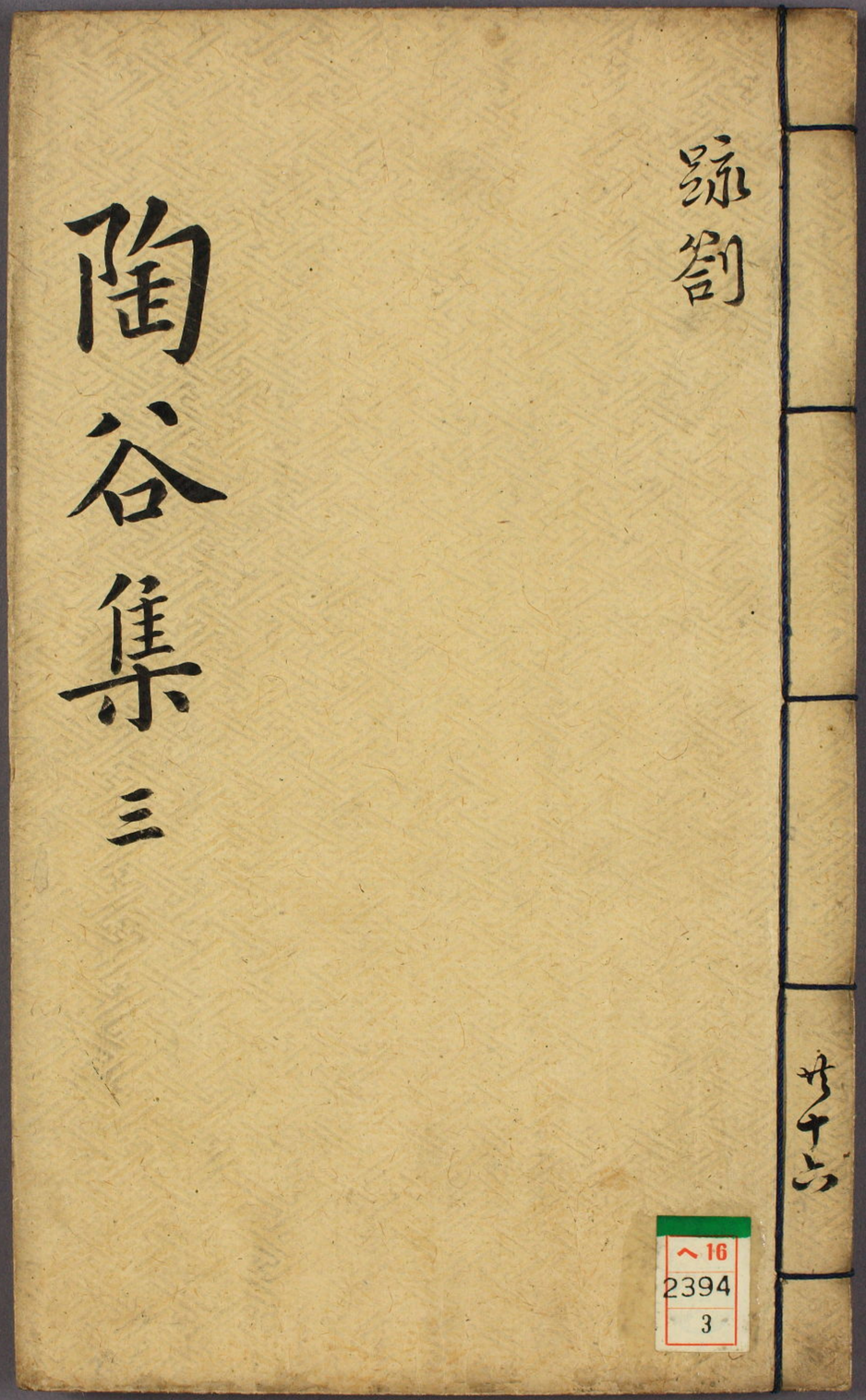
顯劄
陶谷集
三
へ16
2394
3

2394
15-3

陶谷集卷之五目錄
疏劄
辭正言疏
辭副修撰疏
辭校理疏
被斥自劾疏
辭副校理仍乞郡疏
辨先誣疏
辭應教疏
辭同副承旨疏

辭吏曹參議疏
辭慶尚監司疏
被斥乞遞十疏
乞遞大司諫仍陳科事疏
承牌詣 闕外乞免疏
論科獄疏
辭吏曹參議疏
爲長官所斥乞遞疏
三疏
再被疏斥申乞遞免疏

辭大司諫疏
承牌詣 闕外乞遞疏
辭副提學疏
辭大司成疏
辭黃海監司仍辨嶺誣疏

陶谷集卷之五

疏劄

辭正言疏 己卯

伏以臣至愚極陋無所比數濫荷 洪造久玷通列才得陞遷驟叨臺職揣量才分益切愧懼尋單請急獲蒙 恩遞感幸之私有不可勝言者矣不自意新除之 命又出於承 召詔闕之日科試事迫轉身無路不得不黽俛祗肅仍赴試院而若其難冒之端衆所共知目今情理亦甚懇迫茲敢冒死陳暴焉臣竊聞自唐宋以來大臣子弟不得並居臺閣間或有

之靡不陳丐自免其意所在夫豈偶然由其如是也故粤我　祖宗朝先正名臣亦多引例辭遞彼其望實允愜於公議數歷率繇於自致而猶且逡巡固讓力避形迹若臣性識蒙昧不通時務氣質羸懦素蔑風采正使無此嫌拘亦不宜濫厠言地況以不似之身兼有難便之勢者乎臣之父母年齡俱迫七衰屢經喪慘素多疾病而臣又終鮮兄弟一身單獨藥餌扶將之責無他人可靠臣常晨夕護守不恐少離傍側頃年久滯禁直行止不敢自由疾痛疴瘵未得源源救視方寸久已亂矣見今所叨之職雖不至持被之緊劇而父母之衰病沉淹比曩時不啻倍蓰則固有不可違捨供仕之勢矣臣鎖院八九日始得復命歸家見臣父宿患陡劇於　太廟陪祭之日一倍漸綴而又自夜間渾身寒戰繼而熱火烘盛頭疼肚痛等證種種難堪宛轉枕席達曙叫楚似是感寒甚重而然既以積痾之餘添此新恙不細必須趁時救藥庶可遄瘳寥到此地頭臣之情理尤有所十分煎迫者茲敢冒死仰瀆於　仁覆之下伏乞　聖慈特加矜諒亟遞臣職名俾得專意救護以伸至情避遠榮塗無違古義不勝千萬大願臣無任激切祈懇

之至

辭副修撰疏　乙酉

伏以臣不孝亡狀罪通神明罔極之禍延及所怙顧忍苟活奄過外除餘哀在心慨廓猶切有不忍重理纓弁强顏　朝班烏府　恩命輒速違慢之辜悚惕彌日如不自容來伏松楸觸境隕痛無復有一分當世之念矣不料遄蒙　收叙除書猥降以臣爲弘文館副修撰使之乘馹上來者　恩召之肯遠辱於窮村臣一倍惶感繼以悶慮誠不知所處也伏念臣釋褐登　朝殆過十載出入顯列不爲不多而惟其空

疎樸邀百不猶人卒無以少效職責仰答　洪私到今追省愧懼恒深況此苫凶之餘神志全喪雖在宿研例調猶不容復玷　經幄論思之任豈臣微分所敢當哉夫登瀛之選有國所重苟非才識俱長時望允協者莫宜居之臣幼失蛾術壯蔑蠹篆應讀書卷尚多墻面等閒尺蹄亦患梗澁則備　顧問而奉詞命自知其非所堪矣侗愚之性不通時務寡啓諏聞昧陋忒甚曾試臺垣已著憒憒則別渭涇而贊言議亦知其不可强矣至若流品本居下中遴柬之地人未嘗期而猝然擬議於　禁林英俊之躔則致駭輿

論固其所也廼者儒臣深斥圈事申申陳列未必不由於如臣無似濫竽而發公議峻嚴大可見矣黃流之注尾釜玉盌之盛狗矢其於褻辱名器已不勝言而重惹齒舌又至於此臣之情勢何可一刻竊據益增其嗤罵乎茲敢披瀝封章因縣道呈徹跡涉僥寵罪合萬殞伏乞 聖明俯察衷悃收命鐫削新授職名以答國言以靖私義豈勝大願臣無任惶隕祈懇之至

辭校理疏

伏以臣於日者猥忝匪據私分有難冒當公議亦甚可畏 嚴召荐降一未趨承雖出於萬萬不獲已而若論罪戾誠有萬死不足以贖者幸賴 聖度天大特垂涵貸始 命只推俄 許例罷臣感戴 恩造益增惶隕庶幾從今以往守愚自在無復有狼狽悶慮之端矣不料 恩敘之命遽出意外又畀以 經幄論思之任臣於是震越憂悸尤不省所以自措也臣於茲職百不近似徒惹齒舌難容一刻苟據之狀蓋亦略暴於前日辭疏中伏想 聖鑑必已俯燭無餘矣雖在徵官末僚一被指議猶不敢晏然蹲冒必思其解卸者良以人言不可不恤而士節不可不勵

也今臣所叨冒者乃是一時極選之地所論斥者又出三司言議之列則其何可弁髦撥置抗顏而承當從他笑罵恬不知耻乎況此館職以衆圈人擬除例也而其所爲言專攻當初圈錄之失則如臣無狀自應在削去之中眞所謂皮之不存毛將安傅者也臣誠戇詣無甚志氣而若其廉隅一節決有所不可放倒者 恩命之下氷炭交中不得不冒死額呼撕捱煩褻罪無所逃伏乞 聖慈曲加體諒亟命鎸削臣職名仍治臣前後違傲之罪以全私義以肅 朝綱千萬幸甚臣無任悶迫祈懇之至

被斥自劾疏

伏以臣日昨伏見副修撰柳鳳輝之疏罪狀前吏判洪受憑不遺餘力而其中臺望復通一款卽臣忝佐銓曹時事也臣於此實有所駭怖靡定者蓋當此人才眇然論議多歧之日一時好惡雖有氷炭之不同若是公議之所共惜者則不當一向胥拘以妨用人之大體故臣於秋間秉筆政席以停擬數人議于長貳還注諫職此固出於疏通淹滯之意豈有一毫私心哉當初復通之時旣已簡問於前日疏論之人而因其在鄉追有報書則其所謂不問可否者何所據

而發也始被枳碍終得通擬求之前後顧亦何限而今其爲言至深且密直欲驅納於罔測之科噫嘻甚矣此不特投間抵巇爲一刺洞貫之計而已觀其意態豪健氣勢張皇略無省顧不自安之心推此志也將何所不至耶夫衆政郎僚例主堂下通清則其所臚列罪實在臣而乃反作齮齕長席之一資斧臣何可以蔵名爲幸一刻苟蹲於官次乎臺議方張不敢徑先自列縮伏累日今始冒死陳暴伏乞 聖明亟命先削臣職仍正臣循私蔑公之罪以快人心以重國法不勝大願臣無任隕越祈懇之至

辭副校理仍乞郡疏 丙戌

伏以臣向者被斥不比尋常 譴何之來實所甘心不自意 聖度涵覆曲加拔拭 恩除絡續有若無故之人雖情窮勢慮終於罷免而區區感懼之忱沉至今未已矣廼茲 經幄新命又下於縮蓽郊圻之日馹 召之旨遠及蓬蓽臣一倍惶竇殆莫省其措躬也臣之今日蹤跡難容復厠清班事理甚明舉世共知誠不可以一朝居而淹瘵旬餘未即申籲今始力疾入城以爲祈解之計虛帶官銜曠日泯默臣之罪戾益無所逃仍竊伏念人臣事君量其身之輕重

而爲進退者引分之宜也人主使臣隨其情之緩亟
而爲裁處者體下之仁也臣之空疎百不猶人就使
無一毫毉氣之端得出入周衛之裏譬如渤澥之鳧
未在多少之間矧今愆負至深斥遠固當而若其情
理之懇迫危苦實是通朝之所未有則疾聲之呼庶
幾蒙幸於 孝治之下茲敢披瀝肝血冒死而一陳
之臣險釁不天慟纏靡怙旣無昆季又絕似續獨身
孑立形影相弔臣之情事實爲可悲鮮民之生惟恃
老母而今年七十有二矣桑榆頹景日覺凜凜氣力
轉憊疢疾頻仍數年之中荐罹慘毒悲傷毀敗益無

餘地而家素窮空菽水不給臣賦性迂疎拙於謀生
無論不能備滫瀡以致養卽一家衣食百須率皆貽
惱於老人殫心拮据增憂添恙居常煎熬忽忽無悰
臣極荷 洪私自昨歲以來連忝近密雖感激 恩
命黽勉就列中心所蘊唯在於一暴衷悃以遂奉檄
之至願而顧以在朝甫耳不敢遽有陳乞緘髓耿耿
以迄于玆今則母年益衰臣情益慼差遲此時恐爲
人子莫追之痛非不知丐免之章傍及私懇之爲煩
猥而切急之甚有不得不爾臣罪至此尤萬萬矣倘
蒙 哀憐而恕察特畀一小縣奉公之餘俾伸烏鳥

之至情則　清朝錫類之政小臣自處之道可以兩得而無憾矣伏乞　聖慈亟賜收鐫臣職仍命該部夫許施行誠不勝厚幸臣無任瞻　天仰聖懇祈切祝之至

辨先誣疏　金城縣令時

伏以臣聞窮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人情之所不容已也今臣亡父故左議政臣世白被罔極之誣抱至冤於泉塗臣之叩心崩迫又不止乎疾痛而已則安得不號呼於　天地父母之下以冀其臨燭乎臣伏見林溥等之疏以爲辛巳鞫獄尹姓罪人之招有不道之語而鞫廳掩匿不達其所爲言已極兇慘而及其就拿納供也言根歸於伊時問事郎吕必重必重前後供招其說屢變卒乃符合於溥之兇言而推問多人究覈累月者終歸於半虛半實之間使先臣被誣之狀未有以暴白臣竊痛焉必重之招有曰順命推問時以書與不書問於同座中都事尹世綏從傍以爲問目外支辭不必盡書云云問答之際委官問酬酢何事渠答以問目外支辭云爾則委官曰果是問目外則勿書可也臣不勝駭惋之至夫鞫獄嚴秘參鞫說話雖父子間固未必盡知而至於此事則臣

亦嘗有一二聞知者矣請歷陳其時事狀以勞破其
虛妄焉蓋於其時臣父以捻護使出往　山陵時外
與諸大臣參鞫屢矣尹順命停刑既久之後一日同
義禁柳之發來言曰外間有言刑訊順命之時順命
舉諺札中罔測之言而鞫廳不爲書錄云此是鞫廳
所未聞之語云云蓋之發卽伊日同參鞫坐之人故
其言如此臣父聞極驚駭以爲果有罔測之言而不
爲書錄則罪在問事郎廳不可不啓請拿問以覈其
言之有無然後更推於順命座中以爲順命尚在若
更問而得實則可以登案上徹不必拿問郎廳臣父

屈意從之於更訊順命之時令前日取供之問郎呂
必重反復鈎問使之悉陳前日所言諺札中辭說而
金吾之長亦再三申飭問郎別爲詳問而諦記之俾
無漏誤順命乃一一申複前日之言極其詳悉至謂
更無餘辭可達故問事郎廳隨聞隨錄無一遺漏悉登
推案而竟無片辭之彷彿於外言者始知出於中間
樂禍輩之揑造而之發亦曰吾於罪人訊問時或慮
泛過不聞矣今又反復鈎問而終無他說外言之虛
罔乃爾仍卽釋然而臣父猶嘗追恨其不能請拿明
覈鈎得言根以爲後必有追思而悔是者今溥等之

疏果發矣人皆服臣父先見之明曰當時若從李相
之言豈有今日之事耶以此觀之臣父元不與於必
重書與不書之事不亦較然明甚乎夫委官果聞此
兒言而有使之勿書之事則初何發啓拿鄭廳之議
亦何必爲更問順命之舉哉更問之在於至月十九
日已悉於多人供辭中則臣父之驚駭外言必欲鉤
出上聞之意於此大可見矣且必重之招曰委官問
酬酢何事云則臣父之不聞其本語可知矣渠亦只
答以問目外支辭云則渠之不以本語對之者亦可
見矣必重雖專欲粧撰語脉以爲藉重自解之計而
猶不得謂臣父之與聞則誣罔之中實狀自著以其
前後招辭互相參觀則當時之事不難辨矣凡罪人
刑訊之時若非承款則例不錄其所言故準杖之後
只以前招無加減爲辭而已則委官之不待稟議泛
聞其私相酬酢之語先問何事而使之勿書者果近
於理乎必重强援尹世綏以爲其推諉委官之證而
世綏之前後供辭備悉不曾酬酢之實狀鞫廳以辭
理甚明請釋世綏矣必重與世綏酬酢之事既歸虛
罔則其曰委官問其何事而使之勿書云者不攻自
破而其窘縮沮屈之狀亦已彰著於與世綏面質之

時此等情形想亦莫逃於　衡鑑之下臣復有何言
哉不逞之徒創出謀害二字潛相醞釀以爲嫁禍之
計到今鞫問之初雖以必重之無狀猶不恐以謀害
二字白地納招及其迫於嚴刑則乃變不好爲亦害
又不得免刑則揣知承欵之必生始敢變亦害爲謀
害相機翻幻無所不至夫李聖肇供辭之出情現
謀敗則又以爲履相自謂聞謀害之言於渠故無他
證左發明無路始乃承欵而猶不能自信云云前後
之言隨意取辦胡亂莫甚率皆以似是似然爲言夫
所謂似者然疑之辭也渠若實聞其言則安有以似

字承欵之理乎其怵迫杜撰之狀觸處破綻雖使暗
中摸索其間許多情僞自可了然矣且順命生時既
經更問明知其不出於供招則其於兇言有無便是
一查案順命雖尚生存有何更查之端而今以順命
已死謂之無憑則當日驚駭覆問之意將歸虛套豈
不冤鬱之甚哉仍念臣父遭遇　聖朝致位三事平
生衷赤可質神明秉軸累載　恩禮愈渥身後隱卒
之　綸音又足以感動臣隣及至前春科啓之發又
有命官非行私人之　教其隆知深信夐越常倫今
茲虛妄之言固知其不能疑眩於　聖心雖因筵奏

責罰諸臣而　日月之明照燭幽隱猶以本情不然爲　教不但臣之闔門百口啣　恩撯祝而已臣父不昧之靈亦必感泣於九原矣然臣之所恐者事迹稍遠　天鑑或有所未盡茲敢冒萬死瀝血哀籲於　宸嚴之下伏乞　聖明洞察誣枉夫賜昭釋使當日實狀明著於一世之耳目千萬幸甚臣無任瞻天仰聖血泣祈懇之至

辭應教疏丁亥

伏以臣頃於夏初重染毒疹其證兆之危惡疾勢之篤綴實非尋常所遣醫亦罔知措手人或傳爲已死及夫稍尋生塗謂可漸底痊復而由其積敗到極眞元之耗敓無餘本患未除他毉迭侵乍歇旋彼又復纏繞今已五朔有奇而尚無顯然咫分之減淹潛床蔫與鬼爲隣寧有復就　朝列之望哉不料敘　命才下　除旨隨頒臣於頓仆迷瞀之中不覺蹶然而起驚嗟抑塞殆莫省其攸處也念臣厚蒙　恩造未有涓埃之答一心炯炯糜粉不辭苟非大不獲已何敢輒懷撕捱以自疎於　仁覆之下哉不幸身嬰二豎分作癃癈瞻望　雲天若隔前生臣之情地孔艱且悲矣矧茲所叨號稱東壁其所遴簡視他僚加愼

夫豈如臣所可濫竽臣向忝此職旋移亞臺自惟濵
死之喘復冒不稱之服徊徨蓄縮甘蹈遒慢之科豈
意罷免未幾有此再玷也　嚴召下降又不敢祗承
且悚且懼氷炭交懷　聖度天大至有勿罷之　命
以罪爲　寵隕越益深不得不力疾裁疏哀籲於
天地父母之前伏乞　聖慈憐臣痼癖察臣悶臆將
臣職名亟賜鐫遞俾得涵濡　聖涯杜門養痾以終
生成之澤誠不勝大願臣無任迫切祈祝之至

辭同副承旨疏　戊子

伏以臣昨於千萬夢寐之外忽被　寵擢恩旨聞
命惝怳悸慄難定揣量才分顧念蹤跡終未免自犯
遒慢之誅退伏私次深悚惕不料罪止薄勘　天
牌又下臣於是益復感隕繼以悶塞尤莫省其彼處
也夫喉舌之任其地望之清切職責之要重不與他
等雖在當品亦且遴柬至於由亞長蒙　擢授其合
難慎尤當如何往古不論雖姑以近來言之率皆踐
歷既多資地允協曾未有如臣之空疎陋劣無一善
狀而一朝凌躐遽膺是命者也此不但臣心之悉慮
靡容世之持公議者亦豈不大駭而思所以駁正乎
在臣之道惟當縮伏靜俟之不暇而　嚴召鎮日荐

降不得不祗詣　闕門之外而反復思惟決難冒承
茲敢不避猥越更申籲呼伏乞　聖明俯鑑瀝血之
懇亟下褫擊之　命以重名器以安賤分不勝至幸
臣無任惶愧悶迫懇祈切祝之至

辭吏曹叅議疏　庚寅

伏以臣至愚極陋無所比數過沐　洪造遍歷清華
未有涓埃之答徒積不稱之譏循省愧懇若無所容
而　譴罰不及陶甄曲加至紆外邑之除　許伸烏
哺之私　恩波所暨感祝無量而重遭難安之勢不
免投紱徑歸日前爲視母病自松楸入來則選曹
新命忽下此際臣驚怪悤縮誠莫省其何故也竊念
銓衡之官有國所重至於佐貳職秩雖卑若其責任
之殷視首席無甚間焉本非人人所敢濫吹之地也
臣人微望輕萬萬不似之實匪惟臣心之所自知抑
亦公議之所共言而不少難愼苟然塡充以致誤辱
　恩點重爲一世嗤笑臣身狼狽有不足卹玷汚名
器非細故也且臣五六年前偶忝銓郎因一臺擬重
惹人嘖其時長僚至被彈劾而臣亦屢喫侵詬殆不
暇於應辨自後情迹一倍危慮再授郎職俱不得冒
出矣及今所叨之重又非前日之比則其何可弁髦

廉義揚揚復入以自壞其大防乎匪據之職不容一日竊居已債之轍不敢到今重蹈茲不得不披露情實仰籲於 四聰之下伏乞 聖明諒臣至欵遞臣職名俾之上澄宮方下全徵尚不勝大願臣無任戰灼祈懇之至

辭慶尚監司疏 辛卯

伏以臣於日者伏奉 教旨以臣守慶尚道觀察使者臣始焉奚惑終焉慚悸殆莫省其攸處也夫承流宣化以綱紀乎一方其爲任之重且大不比朝署例調自前膺是命者蓋莫非一時之選曷嘗有如臣無

似濫竽竊吹者哉至於嶺南則其幅員之廣事務之繁視他道不啻倍蓰而見今凋疹之頻仍民心之畔渙又有與平昔絕異者則 朝家所以掄簡而委畀之者亦宜益加難愼尤不可只循資級苟然塡充也明矣臣才疎識闇最出人下過蒙 鴻私奄躋下大夫之列而曾未有絲縷之細報答其萬一居常愧懼有不可言而若其庸庸碌碌無能往來之狀不惟自量已審抑亦擧世共知今茲 新命反出時望之外有若輪囷差遣者然竊恐擧措之乖舛非細故也臣及覆揣度實無一分堪承之望與其冒當而卒致僨

誤無寧力辭而冀獲解免茲不得不披瀝危悃仰籲
於　宸嚴之下伏乞　聖明深念藩寄之至艱　俯
察輪翮之無取承命鐫遞臣新授職名以重官方以
安私分不勝大幸臣無任惶悶祈懇之至

被斥乞遞十疏　壬辰

伏以臣扶將病母憂遑焦灼日俟　天地父母之少
垂憐察矣伏奉　批旨諭教勤縟又不允所辭臣於
是益切隕惑罔知所以自措也　聖意所在雖不敢
妄有揣度而豈不以方伯之任委托不輕有難輒許
其解免如前日　筵中所教而然耶第此病劣煎撓
不能察舉職務之狀前疏既經屢陳則　聖鑑固已
俯燭無餘矣臣之受任倏過一年今雖得遞計其替
代納節自當至於周歲則數遞之慮亦非可論矣本
道年事憔被灾歉來頭之憂亦且不細而秋巡既廢
春巡又將不得行矣民愁兵怨積弊如蝟而各邑報
牒民人狀訴一切歸於擔閣矣自到任之初固以當
遞自分而見今方寸如此何事可做藩宣之寄實捻
一路兵民之重而於斯二者皆未得措手夫孰不凜
然寒心謂宜速有變通而　朝家猶謂本任之重又
有此靳固之命公而瘝曠違悞之端私而狼狽窮蹙

之勢皆莫之顧察臣竊悶之臣之母病肢節麻痺手臂浮疼之證自歲末月前次第發動俱屬危篤而目今前證轉劇新患隨起咳喘達宵夜不能寐胸腹痞滿晝不能食蓋無非風土之祟而久病多火不耐煩懣或拓牖當風或引椀飲冷亦無非所以助成風土之疾者其所致傷展轉增加爲今之計惟有亟離此地可以救得一分而臣旣未蒙　恩遞則臣母獨自先往莫養於下醫藥扶護誰當任之凡此情境前已畢暴而始　命稟處終歸虛套臣心鬱抑到此益倍今日朝紳中有老親者亦多而其身事之單孑情悃之迫急孰有如臣者哉母病旣閱累朔道內無不聞知　朝廷之上蓋已知其實狀矣毋論親疎愛憎舉皆以爲其在　孝理宜許遞改雖以大臣　筵奏中似當許遞可以變通數段語觀之亦可見公議之齊一也噫以無疾而謂有疾在自已亦涉不敢況以八耋老慈安平無疾而虛稱病重欲售圖遞之計夫豈人子之所忍爲者此則　聖上亦必俯諒而抑恐　聖意以爲病雖如此或可抑情察任而猶不之　聽許耳然臣母之不可一日仍留臣之實難强意供務如上所陳夫豈可已而不已也哉記昔先臣之任兩

西也以情理迫切疾病沉淹連章陳乞當時之重西
臬豈其不至又在大臣請仍之後而俱於三疏　許
遞曾不留難至今一家感祝靡極臣母於病中每曰
我　聖上之仁覆體下本自如此豈於今日獨未垂
矜此殆汝忱誠淺薄不足以感格　天聽耳豈以我
　聖上而終不許遂其所願欲也臣於是飲泣而不
能語輒敢瀝血而更申疾痛之呼如蒙哀而憐之
特許鐫遞使此母病得有療治之望則固臣之大幸
如以支離煩褻屢溷而不止快正其猥屑干冒之罪
亦臣之幸惟　聖明之裁處焉情險辭蹙不知所云
臣無任涕泣號呼崩迫祈祝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以母病辭免至此終難强令察任
本職許遞焉

乞遞大司諫仍陳科事疏

伏以臣向在嶺梟所遭非常今雖遞歸蹤跡愈險固
不可更厠顯列重辱　清朝而撼頓之餘病狀又苦
無一分可進之勢其他種種難冒之端亦非一二中
間隨牌一出只欲粗伸分義而已因仍苟據斷無是
理伏乞　聖慈曲垂諒察收命鐫遞臣職名俾得兩
全公私不勝幸甚且臣於近日事竊有所慨惋者不

得不略陳焉今春庭試科場之不嚴實前古所無而雜亂可愕之說騰播遠邇姑以已著難掩者言之提衡掌試之臣承牌還出歷抵舉子之家實是縱肆無嚴之甚者而設場之後試題出於其手則其間情形孰不疑惑時刻已過燈燭既張而或有暗投而得中者人言之喧藉固其所也風雨急卒之頃兄弟試券同一筆跡而寫述者俱在選中則預搆之疑烏得免乎此等弄巧之狀以臣之遠在嶺徼而猶且耳熟則前後居臺閣者豈盡昧然無聞而無一人爲 殿下言之者其痼瘝私意杜塞公議誠可痛也及夫諫臣

疏出終難沮遏則乃復引惹儒臣私室之言有若一大機關迫慼操切靡所不至以爲混圖彌縫塗人耳目之計夫私語詰問本非盛世之美事將啓末路之弊源則 殿下之卽令還寢誠有光於 聖德而臺臣之展轉加層必欲劾罷而後已者抑何意也以儒臣疏語觀之此語盖發於今春備局之坐而諸宰共聞則其非儒臣之獨聞獨言者可知臣則才自外來固未得聞知而想其自春騰播無人不聞臺臣亦當有聞何不指名直請而伴若不知脅勒儒臣至此耶以此見之其意不在於嚴科場而只在於箝制異已

使不敢更論科事者可謂如見肺肝矣騰於章奏分明指論者則一例容護必曰浮囂曰吹覓曰疑亂惟恐實狀之或著只以外製一款作一奇貨窮詰之不已外製之舉子固當嚴覈重究而許多可覈之端其可終始掩匿而不發耶況此等事旣未經查究則臺臣何以逆知其爲浮囂吹覓而肆然筆之於告君之辭徑加斷定若是乎是非曲直之大分自有不可不卞者而 聖上乃於儒臣之批以收殺無期爲教反欲置之於勿問之科伏想 聖意或慮惹起紛鬧苟幸其無事而今若任其遮攔不賜明白 處分則竊恐人情轉益咈鬱科事輒致淆樸將至於莫可收拾也豈不大可懼哉臣於今春科後慣聞南士人士之言或以爲科塲變怪至此吾輩不可與京華有勢力之士子爭其得失自今寧欲廢擧不赴或有垂涕而言之者以此推之他道可知臣愚以爲宜令有司一一鉤覈痛加懲治解中外之惑慰多士之心洗 朝廷之恥不可但已也顧今天灾時變民憂 國計無一可恃可言者何限而臣方病昏皆不暇及只就目前事略論其槩伏願 聖上加意省納焉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近因科事論議轉激了當無期一番明覈在所不已故才於筵中有前後條件一一究覈之教矣爾其勿辭從速察職

承牌詰　闕外乞免疏

伏以臣向在南臬瘴疾深痼自入盛暑一倍作苦堇伏以臣向在南臬瘴疾深痼自入盛暑一倍作苦堇堇舁載還朝之後日漸涔涔證情非常中間雖因牌暫出夬無因仍强冒之勢近又重患泄痢頃刻之間度數無筭僅綴之狀更無餘地言責重任豈容虛縻於危疚之身乎且臣得見副應教權詹之疏以臣頃日承牌呈疏不爲入　待深加非斥至請定制　聖批許以得宜臣不勝瞿然之至臣於伊時附陳所懷於辭疏之末淨寫之際自致日暮厥明侵晨往呈則政院以爲今方以次對請牌若於詰　闕後呈進則當捧入云故臣遂趨詰　闕外呈疏而退矣今儒臣之言如此臣固不敢晏然且憲臣之避亦頗侵軼而要其大意蓋出自解臣不欲與之爭卞也至於禁府啓辭臣竊訝惑焉設令李墍抵死牢諱其傔從尚在豈曰究問之無路而至欲發問於言事之臣不顧國體之隳損何也　聖批又以緘問爲教夫發緘申問決非可施於臺閣者曾前雖不無一二謬例而既

非恰當底道理方帶臺職一邊答緘尤無近事之可據臣何敢輕易供答有若囚人對簿者然哉臣雖疲劣決不可爲此惟是臣疏所陳實據一世播傳之說元無分毫勒加之言而觀其爰辭至以危險甘心等語爲言直欲歐臣於構捏擠陷之科於臣所論諸條舉皆曲爲文飾全事遮掩臣若嘿嘿無一言以辨則

聖上亦何以俯燭其許多事情乎茲敢就其供招一一陳列而於其緘問之事亦並入於疏中稍存事體仰冀　聖明之裁察焉曾前庭試則試官固無牌招之事而落點亦下於夜深後故試官之各自其家直詣試所固也今番則既爲啓稟出牌一如監別試之規故試官中無一人還爲抵家者而塗之獨諉舊例旋卽還家者已極可異未詣　闕之前無非在家之日指揮葬事何待還出以此爲諉亦可謂全不成說矣臣聞伊時試官初次受點者皆依例留止　闕下中後次受點者以　闕門已閉之故皆留止　闕下云塗則是初次受點者也果如其言未昏還詣則何以不及門限而止宿於　闕下乎累度催促侵夜還歸之狀已悉於承宣之疏伏想　聖明亦已洞知臣不必更爲疊床語而至若歷抵事則姑以臣所聞表

著者言之士人李賓興詳聞塾自　闕還家時歷入
舉子家之狀說及於親知之間不啻明白臣則與賓
興素所昧昧雖未親聽其言而喧播已久無人不聞
今若盤問於賓興嚴覈於塾之帶率隷屬各人則可
以立辨其虛實矣其所謂凡在館閣之任者必參考
試之列欲爲用情則必當預謀何必擬望之後肆然
歷抵云者自以爲敢近於事情而此亦有可言者蓋
科塲之規若有主文之人則命題課券率皆主之矣
其日文衡之臣違牌不進則塾之主試人皆知之而
急急還出爲此前所未有之舉中外之疑謗烏得免
乎還家之罪本不係於落點前後　聖上向日之教
誠爲的當況聞伊日落點下於午前塾之還詣在於
侵夜之後則其間終日遲留於外處有難掩匿而猶
且自明吃吃不已者專在未落點之前無乃其所切
諱處正在於此故耶試題事副擬既出於藝文提學
崔錫恒之手則首望之出於塾手人皆言之雖以其
供辭見之亦不能全諱兩提學設有一二商確塾既
首拈其事而出題則塾固主張之矣雖或略有變換
一如其言元非別題之比而乃欲推諉於同列又以
漢書有若偶在其前者然此已爲做說艱窘處而況

其時之接膝相議又非他試官之所預聞則其間曲折他試官亦豈一一盡知也哉臣聞合考之時命官初則只邀堂上以上試官而未久繼邀堂下試官則況鋟以提衡之人其可退坐他處終始不參乎此則諸試官之所共目見而傳說者也如此彰著之事猶復隱諱則他尚何說哉諺曰薪苟不燃埃不生煙今此云云豈無所由而然而乃敢並皆覆匿都無一事噫嘻其可駭也且臣於禮曹舉子自首之單大有疑訝者請悉陳之臣聞舉子李眞伋於過限之後乘暗呈券以至得中人言極其喧藉而若其過限之事渠亦不能自掩今此查問之時亦以納券帳中爲對則限之前後不難揣知而只以方覆二字略加粧撰誠極可笑且聞其券末數句以二書胡寫而亦不暇顧又可見其迫於過限而若其字號則乃是九食也安重弼李萬休以限前呈券之人乃爲五賴九賴此則食字後七軸也夫紛然迭投已成亂軸之後則高下塡字不能一如呈券之次第者容或有之而伊時收券之數殆近數千張則食字爲纔過腰中也此時作軸萬無錯亂之理且萬休書呈之辭以爲呈券時張張受置不至亂軸云張張受置則必當續續塡字隨

塡作軸矣賴字作軸若是其從容則食字軸之已塡於眞伋未呈券之前者較然明甚矣呈券於方覆之際者忽地騰上於限前呈券者之前至於七軸之多而又非已成亂軸之時則豈非可怪之甚者乎於此益驗人言之有據此亦宜令有司詳覈處之也臣今承 召命來到 闕外而病狀既無自力之勢情迹亦且節節難安不得不投疏退去伏乞 聖明於臣所陳更加 睿照有以裁商而仍許鐫遞臣職以幸公私不勝大願臣無任惶隕祈懇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疏辭並令該府覈處爾其勿辭從速

察職

論科獄疏 副司果時

伏以臣塡忝諫職妄陳一言衆怒如火殆難自保卒之崔錫恒之疏亟發於查案將登之際營救囚人靡所不至而搆捏臣身直驅於罔測之科臣誠不勝其駭怕而處置之辭又復一襲其餘意惟以詆辱爲主伊後諸囚之供兩臺之疏前後迭出其所以誣詆凌慢無復餘地臣何足言有辱 聖朝臣職在冗散旣不得隨卽辨理而若其信口取辦勒歸虛罔必欲擠而納之於黨言階人之律則臣之終嘿不言甘自受

其黜黯亦有所懲艾煩醒不能自遣者茲敢略暴當
初疏陳之實狀以冀其裁察焉文衡違牌一款李墅
之供以特罷時刻之早晚引爲自明之端日昨金始
煥疏避亦以爲差違之大關節操切備至而臣之再
疏只言文衡違牌之後汲汲還出而已本無見其坐
罷後出去之語彼墅與始煥豈不詳見臣疏而今乃
自作一副語脉至以綽繻爲言良可異也試題之出
於墅手人所共言而乃因同列之自當至謂之脫空
此尤有可辨者設如錫恒之言墅之所拈示李彥綱
者卽龔遂拜水衡都尉事也考其本傳則其下卽曰

議曹王生爲水衡丞以褒顯遂云云文字相連不滿
一行毋論龔遂王生直是一事耳又其全文無所點
改臣所謂元非別題者此也近來科題例必多其枝
脚勘有單行一句者墅之拈出此段者其意可知
聖上若取漢書龔遂傳而試加 睿覽則其間情形
想必難逃如是而謂之他人所出之題人孰信之至
於合考時同參之狀諸試官之所共覩記則又何可
以一時退歌有若終始不參者然哉歷抵之事旣已
綻發則乃爲此不切之言欲掩其罪辜又以教誘等
語懸空爲說尤可見其詖遁也至若李獻英兄弟頃

搆之疑非臣一人之言舉世孰不言之大凡場屋相
資本是例事大臣收議中兩人所製一人書之云者
特是別有寫券者之類耳若夫自製自寫又書他人
之券俱得呈納於大雨沾濕之時而時刻又極早高
在腰上如獻英兄弟者求之古今必無其人理外之
事豈不大段可疑金吾若就其試券及覆諦詳則必
有疑端之自露者而不復審察泛請更試終至於全
然脫免已不勝其歎訝至於李眞伋暗呈一款其肯
縈專在編字早晚而亦不詳究至許以不爲無據終
又啓請放送若是則初何用查問爲哉其暗呈之實

伊日隣近一接無不知之中外喧藉無人不言頃日
在外諫臣疏中所云云亦豈無所聞而然哉雖以臣
聞名者言之進士尹志遜亦以隣接中人目見其舉
火後書券之狀不啻明的而歷舉人名有垂臺體臣
於前疏雖不槩及及見春曹呈單字號之騰上益信
人言之有據今眞伋乃以暗投一款終無摸捉其所
求罪果在何事爲言肆然自壯迫脅之不已臣不得
不究極而悉陳之也且其援引朴鳳齡者尤不成說
暗呈之狀固非諸試官所可盡知而既已騰上之後
則鳳齡之隨例可否不是異事此豈可爲不爲暗呈

之證耶其所謂自言於賀客稠坐中云者亦甚可笑
蓋限後書券既多目覩之人故榜出之後疑謗即播
眞伋安得不略綽說及以掩其實事乎夫舉火後尚
且書券則其畢寫之犯夜可知追塡九食明有換弄
豈是亂軸錯塡之比乎臣謂此事初不究覈則已不
然則終不可朦朧處之也至其供辭末端陰唱妖歌
之云極其陰慘誠不欲措舌渠雖深懷憾懟安敢隨
意誣衊至此乎其意所在誠不可測也至於權益寬
則臣之前疏只斥其自謂嚴科塲而他餘奸濫之有
甚於此者則一併容護掩匿之爲非而已今疏直以
單辭惟事詬罵至謂臣窘遁而於臣所論斥者終不
能提出辨析於此可見其辭窮只當付之一笑不欲
多辨也念臣猥沐　洪造官躋下大夫之列見此前
所罕有之變怪不忍含默以負　殿下敢就其最有
明白援據者數三事略有所陳列而鋒鏑交加愈出
愈奇此後風色將未知至於何界雖軍銜末職亦不
容一日冒塵伏乞　聖明亟命鐫削職秩永刊朝籍
以快人心而於其所陳之事併令金吾更加審處不
勝幸甚臣無任惶隕祈懇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李敦歷抵一款今方嚴覈而試題事

龔王雖曰一事自有主客之異近來科題參有單行一句者李墍之拈出此段其意可知云者亦近臆逆李獻英兄弟預搆之跡終無摸捉之端不必更論也李眞伋之過限呈券明白無疑而今茲疏中至擧目見擧火後書券人之姓名則不可置而不問令該府稟處焉

辭吏曹參議疏

伏以臣於日前所遭痛迫情地益感兩日之內三違嚴召不但撕雚違逋積罪難貰職在近密不得隨扈於 動駕之時分義虧缺萬戮是俟乃蒙 聖度寬涵終靳勘罷連呈章單又未得徹聞惶隕抑塞莫知所以自措此際忽伏奉 東曹 除命臣尤不勝其驚駭悶慼而然其決不可冒出非止一端 聖鑑豈不俯諒而夫賜鐫遞也臣性本疎愚且乏鑑識銓衡之重實非臣所可竊吹曾忝郎席一出參政重被人詆斥餘波至及於僚堂已極慚悸而及叨參貳因注擬之失當又勤 筵教之嚴責終底於罷免悚惕之心沉茲未已其何敢晏然復入於屢僨之地有若無故者然哉此臣之決不可冒出者一也近來黨習日痼是非無眞疏開枳滯政法之不可已此非臣力量

所可幾而向在春間有一宰臣乍有散窠之提掇即被同席之傍擊今臣如欲略示公議則其必立遭狼狽如宰臣之爲可坐而卜是亦何補於　國事哉古語曰當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此臣之決不可冒出者二也臣愚不知時變乃敢妄有論列遂有按查之命矣見今時議汹馳變怪層生按查之臣屢受齮齕其於臣可知也頭勢悍猛令人危怕乃於此時以爲世鵠的之身進據於衝要之地一時睢盱又豈可勝言必將深被中傷至於無所容身而後已此臣之決不可冒出者三也臣之宜遞而難出略數之有此數欵其他觸觸難安之端又不可僂指悶臆苦情實有甚於束縛者之求解且臣重患非時疵痢證狀危惡寸步不能自運再牌之下俱未趨承方此震惕俟譴而不料荐有只推之　命三牌又復降臨不敢不昇至　闕外瀝陳血懇伏乞　聖慈深加　睿照收命削罷臣新授職名仍治臣前後違慢之罪以肅朝綱不勝大願臣無任崩迫祈懇之至

爲長官所斥乞遞疏

伏以以臣今日蹤跡冒入政地自知其立遭狼狽必欲抵死祈免而　聖批勤至　恩牌四降臣誠荏弱

未能固守初心不免黽勉一出只令疾勢增劇方此尋單控籲之際得見本曹判書尹德駿之疏以臣之收擬久枳諸臣盛氣詆斥旨意非常臣誠瞿然繼之以訝惑也夫合啓臺官之見枳仕塗者今幾年矣設令眞有罪犯既已削名 朝籍至不許冗官散僚者至於三載之久則亦足以快其心矣況此人等果何罪歟論一柄相爲世大儆視若身負難洗之重累者然一併禁錮愈久愈甚臣未知此何擧措也臣尋常慨惋於此以爲若不少有矯變 國不爲國適會諫臣疏陳公議 聖上深加開納 教以久枳之不可

臣於此際忝居銓任不敢不次第甄叙略示是非此乃政體之當然豈意其盛怒若是也如使臣初不冒出則已既出而當許多臺擬則安可以同席之故强屈前見搪塞無故應擬之人以自負其職責也耶臣固知一出參政大觸時忌而決不恐曲循前套重啡公允況曾前任銓職者於疏通幽滯之時未聞其稟承於未行公之右席而今乃因一注擬至以聲色相加有若臣創爲無前駭異之擧者然以臣揆之未肅謝之銓長以政注之少迁其意授章徑斥亦是前所未見之事也雖然臣以無似重叨屢憤之地中心憂

畏如在鉞鑕今不移晷而卽遭玆事此實臣之至幸也被斥長僚因仍蹲居者未無其理伏乞 聖明亟命鐫遞臣職仍治臣違拂時議之罪以安愚賤之分以解僚庶之怒不勝大願臣無任危慮祈懇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予意備悉於長官疏批矣爾無所嫌須勿過辭從速察職

三疏

伏以臣於日昨重被長僚之詆斥理難冒據於職次陳章自列 聖批溫醇至於長僚疏批備示 聖意教以無損政體是非之公莫逃於 淵鑑之下欽仰感激益不勝惶隕之至顧臣妄欲崇植公議以無負職責而橫遭無限狼狽若不亟先自免無以少謝其意有 召輒違今且至於五矣罪譴終靳 恩命屢屑臣於此震恐危厲不覺汗淚之交瀉也第得見長僚再疏辭說多端侵嚇備至臣誠疲劣雖不欲一一較卞而亦豈容終無一言乎其疏以爲衆啓諸人之見阻非由合啓所坐各異云此云所坐乃是重宰名官與藩臣論劾之事耳未知此亦一向枳塞之罪乎其言殆同朝暮之四三臣所未曉也佐貳獨通匪今斯今臣雖疲於歷指不復陳列而以七八年來事言

之其例甚多非可一二數當時未聞僚席之有言今
獨於臣身翻成一大罪案已未可知而至以爲壞亂
政例欲甚其罪錮廢異已歷三載而愈甚者爲深得
政體而採取公共之議以仰承蕩平之意者反爲壞
亂之歸耶至於遮斷進路之云尤是意外夫人臣之
進退出處自有其義甄叙通塞無關已私而每以此
爲言深致慍憾之意不顧其言之太俚臣雖庸陋竊
爲長僚惜之也且伏聞昨日　延席重臣深斥臣不
爲通問於其日入來之長官而以長僚之言爲有所
執云臣於此亦有可言者臣本知長僚意見背馳於

公議雖已入來在家固不當稟決於其言有所取捨
伊日入來與否又不須較量也臣於長僚之事尤有
所訝惑者向來枳塞多人臺議既已深咎　聖教亦
以爲非故盖嘗自引而爲嫌矣夫既自引則今之用
舍通塞惟當一付之公議可也而才見政草承上攻
斥之疏其於累年廢弃之人猶且堅持不放構罪甚
力必欲進攘之由已人莫敢違異而反以張勢斥臣
誠可異也乃若臣之不容冒出實是理勢之所必然
夫人以已之故將進而趑趄或稱見侮或云遮路而
已則恬然不顧揚揚復出如非蔑廉喪耻者必不忍

爲是在他人猶且然矣況長貳之間乎臣之不可冒
進固已自矢於心雖被重誅決難變志　聖上猶未
及俯諒每有只推之　命臣一回奉　命隕怵欲效
噫臣之政注間事雖蒙　天鑑孔昭不以爲罪而若
其兩日之內四違　嚴召實是臣義之所不敢出其
罪實難容於王章而今茲牌命亦未敢趨承如是而
尚追威罰夫豈有是理哉臣之情迹固甚危感而向
於晛司及本職之除俱於四牌承　命者誠以祗畏
分義之嚴亦以無抵效斬免之義故也今之所處甚
於前日必遞之義參前倚衡此外無他道理惟萬效
是期而已伏乞　聖明察臣危苦之情諒臣懇迫之
辭收命鐫削臣職勘正臣前後罪犯以靖私義以肅
朝綱而仍以慰安長僚之心不勝大願臣無任瞻
天仰聖懇祈切祝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獨政通擬終未見其不可也爾勿固
辭宜速察職

再被疏斥申乞遞免疏

伏以臣之猥叨銓職於衆目睚眦之日一不幸也三
遷　召命而終未得遞黽勉冒承二不幸也獨政而
當許多臺擬三不幸也一出而遭長席之嗔繼以遭

趙遠命今又遭此無限感轢四不幸也蒼黃迸出冒
申籲號而 聖批溫諄牌命又下揆以分義豈敢遲
徊而所遭非常竟犯逋慢罪戾層疊萬戮何辭昨又
得見宰臣未徹之章其所以凌蔑呵叱一倍前疏臣
誠愕眙實莫知緣何至此也夫既斥臣以隳廢政格
則臣之一疏自列在所不已而只得自引其愚妄之
罪而已未敢有一語抗辨寂寥脆軟數行草草而今
乃謂之侵軼及斥而斥臣以不遜詆臣以擅輒臣未
知何語爲侵何語爲斥耶至於不遜擅輒之云向來
銓長遠命疏之所未曾言而今始新發臣之罪目可
謂愈出愈奇矣今臣情迹轉益窮隘斷無冒出之路
而又有只推之 命惶感已不可言 坤聖誕辰不
敢退在冒沒來參賀列旋暴危迫之悃伏乞 聖慈
曲察臣萬萬虀氣之勢承命鐫削臣職以謝時議仍
治臣不遜右僚擅輒政注隳壞公格之罪以振 王
章千萬大幸臣無任惶感祈懇之至

辭大司諫疏

伏以臣病遞喉司私分粗安諫省 新命又下意外
惶感之極罔知攸措臣前忝是職不戒三緘一言才
發衆怒齊奮其所爲言靡有紀極卒之重宰先疏臺

府繼劾斷之以陷人罔測歐之於無狀小人之科其
羞免　朝廷汚衊身名更無有一分餘地臣誠怛然
疚心竊自以爲世道人心一至於此惟當斂迹險塗
以遠避耻辱而已中間迫於　屢召黽勉就列居常
憂悃氷炭交中乃若此職實是原初取辱之地決不
恐冒沒復入以自喪其廉義區區蓋已自矢於心矣
且於近日情勢轉益危巇儒臣蔵頭之疏其所謂售
其傾陷云者隱欲救解囚人而加人以醜惡之目西
藩驛聞之章其侵軼臣尤甚噫周遮四起　國體大
壞請罷之妄臣亦自知傳說喧藉衆口難掩據實陳
列何關已私羣情抑鬱中外同然恐動之云亦涉可
笑至於疏供迭出勒謂搆虐則應辨之疏夫豈樂爲
而今反爲吹覓之資如使臣默而息乎則又將以爲
如何耶臣之所遭人言前後層疊臣固不能支堪而
每每上瀆　嚴聽亦甚煩猥寧欲泯然自免再犯逋
慢輒靳例罷臣於是益不勝狼狽悚慙茲不得不略
暴危悰仰籲於　宸嚴之下伏乞　聖明察臣難冒
之勢非止一端亟命鐫遞臣職仍治臣荐違　召命
之罪以肅　邦綱不勝幸甚臣無任崩迫祈懇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據實陳列乃其職責則攸黨輩營救

之言不足爲嫌爾其勿辭從速察職

承牌詣　闕外乞遞疏

伏以臣之情迹決難冒出於是職固已自畫於心日者疏籲亶出至懇而　批旨溫諄不許所辭臣誠感隕靡所容措而身疾之外老母病情猝重頭腦之痛極其苦劇每日夜分之後一倍轉加殆不能堪耐張燈達曙者今已十餘日矣而少無減歇之勢食飲全却元氣漸鑠連用藥餌亦無分效臣之情理實難離捨親側今敢隨牌暫詣　闕外而亦無入　侍會講之望違逋之罪日漸增添臣尤惶悶不自知氷炭之交中也抑臣得見四人李眞伋供招自明之辭全不成說而至以黯黮屈曲疑亂巧詆等語斥臣罵臣無復顧忌看來不覺駭惋也渠之前供以爲納券之後還歸接所收拾書冊與同接偕出則日尚未曛云而今供則曰欲出之際見崔尚觀試券未及卒寫仍留看撿自致延過時刻見沈齊賢之燃燭欲分照而求其燭跋云前供既曰偕出而日尚未曛則日未曛時出去之人又何以留看妹婿之券而借燭照寫乎前後所供大相矛盾其言之巧飾粧撰本不可信據此可知科日下雨固多有之而自古未聞有晝日燃燭

之時外明內陰之云尤極無狀矣奸情既露語窮勢
屈之後乃援其妹壻以爲解脫之計此其可爲公證
乎廣募同接而不得終援妹壻之說大行於世今果
然矣夫納券帳中則時限既已過矣此後試券盡歸
曳白到此豈有始欲呈券之舉乎如非昏昧不識
東西者决知其無是矣夫既納券帳中之後欲觀卒
寫妹壻之券者其果一分近理乎尹志遜則只曰點
頭而眞伋則曰答以此乃同接之券此又大段差違
志遜所供雖不敢全諱而語意亦甚糢糊可見其容
護眞伋乃以相親容護之間而彼此之供尚如此其

相左於此盖可揣其情形矣且以二書一款爲其早
呈券之證此尤可笑夫呈券後許久遲留與同接偕
出而日尚未曛則其寫券之時日勢甚早從容不迫
可知矣何其忙急忽卒不顧違格而犯二書之律乎
其所以辨析者適見其破綻之甚矣至於朴鳳齡之
出力主張設令盡如其言此係呈券後事何與於暗
投發明之端而每以此爲言耶暗投之事隣接皆覩
辭說紛紜則榜出後疑謗渠亦自料之矣臣之前疏
所云云盖以此也今乃舉此一段極口侵辱尤可痛
也夫囚人之供惟當遜辭自辨以俟　朝家之勘處

而已近日則直以醜悖之談凌轢言者惟意所欲此亦關於　朝綱臣身前後受困又何暇自恨也臣妄一發言積被多口之嘖薄臣實疲於應辨今玆囚供若無侵臣之語則固不欲復言而既加以無限詬詆理難終始泯默不免略有所陳暴煩溷之罪尤無所逃伏乞　聖明諒臣前迫之悃察臣危軀之情承命鐫遞臣職以全公私不勝大幸臣無任戰恐祈懇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眞伋之供語多巧飾其所侵詆不足爲嫌爾其勿辭救護母病

辭副提學疏　癸巳

伏以臣於日昨得見校理吕光周之疏意在分疏昨年科事而亦頗侵斥臣身其所爲言殊不知其成說與之較辨疲勞且甚呈單引入方切悶慮之際忽伏奉　恩旨授臣以　經幄之長噫此豈如臣鹵莽無似所可萬分一承當者哉論思之任孰非不重而至於首席其選尤高在昔盛時蓋莫不以一世鴻碩處之當今雖乏人此命之及於臣曾是夢寐不到臣心愧悚固不暇言物議嗤點當復如何　嚴召下降而亦不敢趨承　聖度寬容謂臣循分則然非必出於

慢傲特屈例勘只令問備臣於是采增其惶霣蓄縮
不省措躬之何所也抑臣所兼史館與領事臣李濡
有應避之嫌在法宜遞盖玉堂春秋有相避則例必
減下兼帶而長官則不得減故並與本職而許遞已
事較然不止一二可考而知也伏乞 聖明亟命該
曹照例遞改毋令不稱之服久縻身上公私千萬大
幸臣無任悶迫祈懇之至

辭大司成疏

伏以臣於日者忽叨萬萬不稱之職驚駴惡縮冒昧
陳籲未及徹聞卽蒙 恩遞私義粗安忻幸無量不
料今玆又有國子 新命臣誠惶隕悶迫不知措躬
之所也竊惟師儒之長爲任最重其所遴柬自昔加
慎挽近人才固不及 祖宗盛際而前後居是職者
要皆一時之彥豈有如臣空疎綿劣而承乏濫竽者
哉人雖至愚各有自知之明臣憒於經而不解肯意
短於文而不辨工拙其於試講課製之末亦知其必
不能矣況今士習不古偷薄日甚雖使才地望實高
於臣十倍者處之亦見其戛戛乎難爲也而今以臣
無似若復不自量度冒受而竊據則只得自取侮辱
而已此又臣之所大懼也仍念臣以下中之資輪翩

無取而過沐　鴻私曲荷剪拂叅銓首諫既解復授
才遞　經幄旋忝此任歷清敭華如拾地芥區區涯
分滿溢極矣此尤臣之悚愧踧踖經日而不自定必
期鐫免而後已者也且聞臣名入於東文抄選官啓
下中云今此抄文之舉專爲入送彼中則其事雖非
光榮第其　筵奏題品甚重而臣之不文反獲叅焉
誠是怪事以臣瞽見亦何可妄有去取於前輩傑作
伏乞　聖明俯垂鑑諒收遞臣新授職名仍令減去
於抄啓中公義私分千萬俱幸臣無任悶慮祈懇之
至

辭黃海監司仍辨嶺誣疏　甲午

伏以臣猥受藩任愧懼交中兼又情勢萬分危慮連
上辭本久未獲徹而天佑　宗社臣民莫大之慶歡忭之極不暇顧他遂乃出謝
恩命仍叅賀列而終不容泯默仍據以辱公器茲
敢畢露忱悰仰溷　崇嚴臣罪萬死竊念旬宣之寄
責重任鉅本非疎迂如臣所可濫吹昨歲謬恩已多
不稱之譏今茲再命夫豈一分可堪況此海西者卽
先臣三十年前存棠之地惠化尚留經畫未泯臣之
不肖誠無能爲役其何以追繼前蹟庶幾有無忝之

稱乎此又臣之愴悅怵惕有不敢遽然承當者也且
臣去秋以來屢被多口之甚誣其言俱極憯險而適
在罷散不得隨卽卞析及夫叙復又値憂遑之際含
意未伸黽勉叅班以迄于茲雖以　聖上之至明亦
何能悉燭其事情也盖嶺人憑一殺獄必欲甘心於
臣始之通文而辱臣中之作歌而搆臣其所爲言率
多白地做出而卒之呼召朋類至於合疏登聞而極
矣惟其名數繁夥舉措張大有足以眩亂　天聽誑
惑人心臣身受困有不足言而此在　國體亦非細
故臣前因其族屬子女之搆誣有數次陳章之事今
不敢嚧列瑣碎以重煩　宸聽而原初刑訊專爲其
公肆侵辱有關民風非有干於渠輩山訟況其山訟
決折在臣未按道三數年前本非臣所知所謂慶餘
者固臣族叔前承肯世最之姊壻也而形迹燕越素
無情誼世所共知而每稱至親以爲牽連並汚之計
豈非可笑可駭之甚者耶臣性本懦緩不喜猛酷之
政未嘗妄肆嗔怒輕用刑杖今此輩湊綴一種暴悖
之氣象悉歸之於臣其言之誣罔杜撰粗知臣者一
見可辨而繡衣之啓又曲意證成有若臣濫施酷刑
故爲戕殺無辜者然其出於挾雜助攻有公心者類

能言之亦不必待臣一二自暴也至若此輩之齊起
響應誠可異焉其論獄情是非臣固不須言而乃以
臣之事體上一番施刑滾合爲彼此山訟殺獄之一
申其通文中語侵及臣身極其狠藉或以爲不法之
刑或以爲濫刑之伯無恙其他語句間凌逼又不可
勝紀此已前所罕有駭悖之舉而至於所謂合四道
之疏義城之人裒然爲疏首其下本道之人又占五
分之四名雖論列朴女慶餘之善惡而精神所注實
在於臣至引漢趙廣漢腰斬故事謂臣罪浮于此玆
實自有官長士民以來所未聞所未覩之事也雖以

嶺南言之前後豈無誤結法網冤死於桁楊之下者
而曷嘗有合疏請殺其道主如今日者耶往在 仁
祖朝嶺伯元鋭杖殺禮安士人當時朝議或有請罪
者而 仁廟峻責不從時有李弘重者倡發通文以
侵詆鋭 仁廟震怒以爲漸不可長亟命嚴刑累次
而不止通文措語今不記其如何而以其時伸救疏
見之有曰告訐之際不覺其語觸道臣云爾則其不
至如今日之直肆詬辱可以推知況至於合諸道而
請以極法耶又於壬戌年間故判書臣李秀彦按道
時數人因杖致斃已已後有本道人請罪之事矣今

此輩習以爲常往而益甚遂至倡爲此舉而輒舉秀彥及臣名以謂前後相媿登之謹歌傳布京外並加藉蹦無復顧忌而末又請臣極律噫臣雖萬萬無似蓋嘗出入從班得厠大夫之後苟非身犯惡逆爲中外必討之賊則爲士子者決不當以誅斬等語至於上聞　朝廷況士民之於道主耶其語之兇慘不祥覽之未了不覺氣涌噫嘻痛矣仰惟　聖鑑孔昭其於　答批曾不提及臣事屢勤甄除以至於重紆藩命此與　聖祖摧抑請罪道臣之論者可謂異揆同符臣誠欽歎感激不知攸所而自被惡言以來憤懣結轖腸一日而九回將何顏面更肩方岳之重以晏然臨莅於士民之上乎近來民俗悍戾紀律隳壞不識命吏之爲尊特未有公言請殺者耳今嶺人始啓之矣向後之事從此可占臣若不自量度復欲隨事懲治以匡正風俗則合道請殺之疏又將不日踵起而莫之禁矣此又臣之所大懼也且臣踪跡蓁危動被罣罥向忝嶺臬乃於辭　陛後數日隨有相臣之劄斥遂不敢爲供職計前後十疏必免乃已蓋不獨爲身疾與親患也今何敢不思懲毖冒沒承　命以復取無限狼狽也耶難冒之勢蓋非一端　聽卑之

天庶或鑑諒而所遭奇怪疏辨尚閡惶慙悶塞又益不寧玆不得不一遭吐露仰冀處分伏乞 聖明察臣苦情亟許鐫斥以快嶺心以重朝體不勝千萬大幸臣無任悚息俟命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原初以事體上施刑本不干於山訟則儒疏中構捏何足爲嫌況厥後除拜如舊則予意亦可知矣卿其勿辭速往欽哉

陶谷集卷之五

陶谷集卷之六目錄
疏劄
被斥乞遞三疏
辭吏曹參議疏
特陞禮曹參判仍再除都承旨辭免疏
差冬至正使超拜判尹辭免疏
辭吏曹判書疏
辭實錄都廳堂上疏
辭製述官疏
辭撰文提學疏

在謫特放路拜刑判詰城外陳情乞免疏
辭吏曹判書疏
三告加由後乞免疏
辭守禦使疏
因鄭錫三疏與兵判洪致中右參贊金興慶待
命金吾聯名請譴疏
辭判義禁疏
辭大提學疏
辭文衡三疏
文衡出謝後復乞免疏
三告加由後辭免疏
大政後乞遞疏
辭大提學疏
辭右議政疏
再疏
三疏
四疏
五疏
出肅後乞遞兼帶劄
奔問上京陳所懷疏

陶谷集卷之六

疏劄

被斥乞遞三疏乙未

伏以臣於月前迫於私情不免冒瀆　崇聽震越危感拱俟　恩威之命矣疏未及徹乃有　備忘之特下而　辭旨嚴重責厲彌切施以問備之罰仍令依前察任臣於是惶汗浹背益不知措躬之所矣及奉　天批又復一倍諄温申諭引嫌之過使勿復辭而於臣所陳情理曲垂　鑑燭至下矜念二字臣擎讀未了感淚橫迸噫臣之區區賤悰蒙被　孝理之陶

鎔者亦已多矣向忝嶺梟累疏陳控煩瀆之誅自知難逭而　賜答如響每示優假卒之許副其所願欲而不之罪焉臣常銘鏤肝肺未或暫忘而螻蟻之情尚在　睿念憐察之中如綸之出今又篤摯如此臣庶幾頂戴　恩造終得自伸其至懇母子相語只思隕結第以藩任之重猶靳於劃卽遞改此殆由臣忱誠淺薄言語蕪拙不足以上格　宵旰撫心失圖更有何言臣之頃日所遭不過一時橫逆無足芥滯故前疏亦已略之矣今旣封上殿最難安與否尤無可論臣之必欲遞免本不在此蓋臣母比歲以來年益高而病益深雖靜處密室常患起居之難適臣初不自量其才分冒受重寄亦不深揣老母之筋力偕到於半千里之外道途撼頓之餘氣息綿綴凜然有難支之勢辛勤保養得以過了三冬而及至春生重患泄痢積日淹潛度數無箄眞元澌脫更無餘地多方療治幸得少蘇而自是之後雖無顯現疾痛而前證尚留發作無常胃氣大敗飮啖全却長委床席呻吟不絕加以濱海之地素不清凉無日不風亦無日不陰房闥之內氛霧翳匊咫尺之間或不辨人物雖壯健無疾之人暫有觸冒易致傷感而今以篤老餘氣

久處此土其被侵剥胡可勝言肩臂麻木去而益甚殆至於全不運用欲伸甘毛毳之養及貽霧露之患悶迫煎撓晷刻何安臣險釁窮毒獨與偏母爲命而旣無弟兄又無似續除臣一身之外未有護視之人老母勢不可仍留今方還歸京洛醫藥扶救之事其將責之於誰近日朝紳之陳情乞免者蓋非獨臣一人而若其孑然孤惸觸處悲凉必無如臣者矣臣疎迂不職固無可以增重於藩翰而似此情懷尤何能强抑總察只得遑遑恤恤靡所止泊而已其爲妨公病務益將如何以　聖上體下之仁倘復念及乎玆則其所閱許必不待臣之覼縷矣仍念臣早荷　剪拂出入禁近碌碌隨逐無一善狀而罪譴不加官位愈顯至於宣力四方敷布化澤尤是微分之至榮前之狼狽徑還尚切悚感及授是任　慰諭備至感激承命顚仆爲期其欲殫竭駑鈍一心精白以仰報鴻私之萬一者寧有窮已況今列昌之豐供視前日三釜之或匱蓋不可同年而語　恩波所及渾室皆榮苟非有萬萬不獲已之勢豈敢棄此就彼自甘於親養之不給而負　聖朝委畀之盛意也哉臣之不肖固無所比數而素性愚朴本不解欺詐矯飾之態

若無一分難冒之端而强爲此張皇以之謾　天聰而圖自便則雖蒙　聖度之涵容而必受神明之誅殛臣雖無狀其何敢出此也逖聞　玉候漸向康復中外慶祝有不可量而餘證往來尚未盡祛此時應接之繁尤所兢兢誠不敢以徵瑣情悃煩擾於靜攝之中而念此非特關臣一已事重務既厎曠廢貽害一路有非細故雖以公體言之亦宜速有　處分茲不得不刳瀝肝血涕泣而申籲焉伏惟　聖慈天地父母終始矜諒亟命鐫遞臣職名俾得將母遄歸仍治臣累次溷凟之罪以振　朝綱不勝萬幸臣無任瞻　天仰聖崩迫懇祝之至

辭吏曹參議疏

伏以臣於向者牽迫私悃溷瀆　嚴聽煩冒之罪實難逭誅日夕惶懍惟俟　譴何伏蒙　聖上恩深體下特下廟堂俾得順　解　生成之澤與天同大感祝銘鏤糜粉難酬庶幾優游散秩歌詠　聖涯更無悶慨軀氪之端矣不料才釋蚊負　除旨聯翩復有銓省佐貳之　命臣驚實屏營益無措躬之所念臣至愚極陋百不猶人於內於外豈有一分可堪而偏荷校拭歷遍要膴微分踰溢私心增惕至於茲職尤非

如臣昏憒所敢竊據前後屢忝只益咎衅及其末後
受困郎僚互章對質實是前所罕有之事其辱 朝
廷而壞統紀更無餘地雖於經久之後亦不覺追思
辟顏所遭如此而復入政席豈不重損廉義乎況今
朝象轉乖世路難平隨事瑕摘輒在銓地此時此任
雖使地望名論高於臣十倍者當之其亦戛戛乎難
矣若臣者其能少有報塞乎此尤臣之期期不敢冒
受者也且近日儒臣之疏屢以銓望見塞爲言無論
其望次先後以臣之不適時議而糠秕在前重此叨
玷友令羣彦多被屈抑其大咈公允此焉可知臣之
不安於是益甚矣早擬拔濫衷藴以冀 體諒而重
患泄瀰甫益沉苦昏委床席不能綴成文字以致銓
衡重地久作虛窠悚悶之極無以爲言繼聞又有上
言而詆辱之者語意極其深憯近始覓見謄本誣捏
臣身比他尤酷誠不勝其危怖矣然其臚列諸條當
時旣經辨破 聖鑑已盡臨燭則今不欲架疊前說
煩擾於 靜攝之中而被人怨毒搆罪未已似此踪
跡尤何可重汙清班懇乞 聖明曲察臣種種難冒
之勢亟命鐫遞職名以靖臣義以快人心不勝萬幸
臣無任惶隕祈懇之至

特陞禮曹參判仍再除都承旨辭免疏 丙申

伏以臣性本朴愚姿欠嫵媚全昧金緘之戒妄觸虓怒之勢舁轂蜮弩自知其終難得脫而伏蒙 聖上仁深覆燾曲加陶鎔屢勤塏除洊犯逋慢之誅輒垂涵貸之恩中間嗾院之 諭筵席之教其所洞察徵臣衷赤之無他以開示乎 聖意者無復有遺蘊難使臣自爲卞晰殆蔑以過此不知亡狀如臣何以獲此於 君父奉讀再三感涕自零庶幾頂戴 洪造得以永卸匪據免被時議之睢盱少安愚賤之分願矣不料 親擢之命出於輿望之外 辭旨隆渥迥越尋常臣誠駭實感惶罔知置身之所念昔先臣受知 聖朝亟判之陞特出中批臣之不肖無能爲役而今茲所蒙適符於前卅年之間父子均恩人以爲榮臣益懷慚至於銀臺首席遴選自別而旋膺移除曾不淹晷又豈非稀有之事耶揣分量力決難堪承且臣才遭妻喪未及成服揆以禮律亦無冒出之理坐違 嚴召采增悚惕惕藥院 啓遞可謂公私並幸而纔經一日復申前 命臣於此實不勝其悶慮也臣惓戚之餘疾病危苦比之見解之人反有加焉而喪出家內身自王辦以此薰染之身誠不敢出入於

清禁之地伏況藥院並直事體至重其在致慎之道尤何可容臣厠跡於其間乎至若區區情勢亦既略陳於右矣命德之典有國所重一有人言授受俱失臣之庸姿劣品豈合玷污卿班此不但臣自知而自愧而已向日臺官既斥超資之未厭物情厥後諫臣又論知申之不當濫擬則公議所在大可見矣乃於今日捐棄廉義晏然冒進寧復有是理哉臣以孑然單身獨奉偏母年迫九秩氣息綿綴奄奄有朝夕難保之形而臣既無弟兄又無長成兒息妻今新喪矣凡諸起居飲食之節非臣則莫可靠臣之情理豈有一刻離捨之勢乎仰惟　聖慈體下深摯如臣懇欵必在矜念而煩猥是懼不敢一一瀆縷耳目今聖候一向彌延尚遲康復之慶而日間證情又有所加一倍憂灼心神靡定此時臣子分義寧可顧他而難冒之端非止一二反復思惟終不敢抗顏就列天牌之下又未趨承罪上添罪萬戮何辭茲不得不畢露肝膈仰瀆於　靜攝之中伏乞　聖明曲賜鑑照收還新授資秩以清官方不勝萬幸臣無任危迫祈懇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今茲亞卿陞擢予意夫豈偶然向來

臺言或出傾陷或涉不公何足爲嫌卿其勿辭從速
察職

差冬至正使超拜判尹辭免疏 庚子

伏以臣狗馬病深呈解諫職私分得所忻幸難量而
日未及改旋紆春曹新除區區惶感固不可勝言矣
乃於千萬夢寐之外因節使變通之擧遽有超資差
遣之 命誤恩涔疊又益之以京尹之長臣於是驚
震惱悅精爽飛越莫知其所以自措也竊念臣庸駑
譾劣最出人下曲蒙 先大王拂拭之恩卅年朝列
沐浴 鴻造宰班親擢 聖眷彌隆而報答蔑如瘝

曠半之居常悚感若負大何苦塊餘生一疚尚遲又
遭攀髯罔極之慟神志耗奪疾疢侵尋無復有一分
陳力之望投置閒散以保床簀危喘是臣日夕所耿
耿者而不自意 光榮猥被躋躐無漸辱 清朝名
器之重而累始初官人之政一至於此也臣之尤所
慨然者上卿之位卽古所稱命德之具是何等高顯
之地而今日膺使命者旣將因此晉陞則與循常使
价絕有不同誠宜極選時望務盡難愼之道而今乃
大有所不然者不問人器之如何只觀階級之比近
輕加爵命曾莫少怯不但徵臣深有冥升之懼 朝

家舉措之苟簡無甚於此一世之譁然嗤點亦何足
怪也矧茲所叨本職素號劇部自昔通才敏識猶或
難之臣是何人敢當斯任至於使事義在往役寧容
辭避而近聞彼中情形漸異前日以臣迷闇亦豈無
憤誤之慮乎反復揣量決難冒承徊徨累日泯默以
俟公議所在固應駁正之不暇而猶未即明言顯斥
豈亦容臣自處而然耶茲不得不冒萬死瀝血哀籲
於 嚴廬之下伏乞 聖明特垂鑑燭亟命收還濫
資仍將新授職名與冬至正使之任一併鐫免以安
賤分以重 國事公私不勝大幸臣無任兢隕祈懇
之至

辭吏曹判書疏 辛丑

伏以臣病勢猝劇陳章勤免方此貼床吟呻之中忽
伏奉 恩除以臣移長東銓噫嘻此何事也天官冢
宰是何等責任而此命之及於臣夫豈意慮之所嘗
到哉非但臣意慮之所未到抑亦一世公議之所不
許不知 聖明何所取於庸駑之一微臣而遽有此
萬萬不敢當之 命也驚怪惴悚五情無主竟日憂
懍罔知所以爲計 嚴召溽下亦未敢趨承正此惶
悚俟譴之際 聖旨特下辭語嚴重至有從重推考

之命 天牌又復狎至震越之極他固不暇計較而竊念 聖朝雖失官人之政舉一國莫重之任輕畀而不少惜臣則既已自知其決不堪承當而弁髦溢世之嗤點抗顏冒進終有所不敢又不免重速遘慢之誅兩日之內四違 召命此豈人臣分義之所敢出而反復思量此外無他道理不得不復此冒犯罪戾層疊萬戮何辭敢暴瀝血之懇以冀褫擊之恩而至於提論職責比挈才分若或有一分相近猶可以堪承者然則臣又羞澁而未能焉亦念臺閣之上不爲無人必當遴有駿議不待臣一二布露故茲不煩

覼縷以陳伏乞 聖明深諒名器之至重 俯察輸翮之無取將臣新授銓任亟行鐫免以幸 國事以安徼分仍治臣累次違命之罪以肅 朝綱不勝大願臣無任戰恐祈懇之至

辭實錄都廳堂上疏

伏以臣椎魯蔑識百無所堪史局之任尤豈容承當只以分房刪節事面稍輕號弓靡逮之餘區區報效之道惟在於此故不免從衆隨行而尚多不稱之懼矣乃者都廳移差之 命出於意外臣於是益增驚愧無以爲喻夫實錄兼帶孰非不重而都廳實主纂

述焉其任之重且艱有非各房堂上之比此豈如臣等輩所可濫厠之地哉今雖以事役浩汗日不暇給文任諸臣力有未贍有此承乏苟充而自省徵分終有所不敢冒沒者且臣所叨本職公務煩委其勢亦甚妨於並綰伏乞　聖明察此事理亟命遞改臣都廳之任回授無故可堪之人俾臣得以隨分自效以重史事以遂賤悃不勝萬幸臣無任悶慮祈懇之至

辭製述官疏

伏以皇天默佑　儲位大定我東方億萬年無疆之休實基於此歡忭之忱曷可勝喻當此　宗祊莫大之慶文字撰述亦非人人所可任而伏見都監啓下單子臣名乃入於　教命文製述官差下之中驚怪慙悚莫知何由而致此也在前此等分排例屬於詞翰之臣尋常文宰曾無混差之事矣臣荒拙鹵莽短於文字之狀舉世之人所共嗤笑昔年三字之選亦甚濫猥而特以三司出入人例兼之故因循冒玷久未見汰追思至今尚覺發靡況今衰邁枯落兀然成一沒字碑雖欲極意綴緝有不可得豈有萬分一堪承之望哉見今年富才敏素負文譽者亦自不乏舉而畀之無不可者伏乞　聖明察臣空虛無取之實

承命遞改臣製述之任回授可堪之人公私不勝幸甚臣無任惶愧祈懇之至

辭藝文提學疏

伏以臣卽伏見政目以臣爲藝文提學者臣始焉驚怪終焉慚悉殆不省措躬之所也竊念是職自是詞垣極選蓋自 祖宗朝以來必擇朝紳中素負文望者處之先輩居是職者猶可一一歷數今雖人才日下不及古昔若就一時文宰稍加掄簡則豈無其人而乃以椎陋昧昧爲世嗤點者忽地注擬以致 恩點之誤及豈今日官制猝變其舊此寮友作無文者循例充差之地而然耶臣誠爽惑莫知其所以也然而未論其他只循顧官名其非如臣等輩所可一刻玷汚亦可知矣此臣所以自聞是命一倍蓄縮誠無以擧顏視人也臣幸際

忝禮官之長尤不容自阻於鰲抃之列而此職未遞勢難冒出茲不得遲待公議之駁正亟上血章仰籲

嚴聽伏乞 聖明察臣萬無可堪之狀劃賜收還俾臣得以少伸情禮而亦使毋久爲觀聽之駭笑千萬幸甚臣無任屛營祈懇之至

在謫特放路拜刑判詣城外陳情乞免疏乙巳

伏以昊穹降割　仙馭上陟日月迅邁　因山又訖
伏惟　聖情哀慕何以堪處顧此罪累微臣遠伏絕
域徒抱蓼蟻之誠莫伸攀髯之痛只自南望號呼摧
霣靡極而已不料陽春布澤黍谷生暖在謫諸臣多
蒙疏釋之曠典而臣亦與被　鴻渥枯楊華萬朽骨
豐肌未足以喻此　恩造甫脫謫籍卽垂甄敘兼帶
除書荐下於半朔之間繼而有馹召之　旨秋官之
命惝怳驚疑如夢非眞撫躬感惶不覺涕汗之交
下也念臣庸愚獎劣輪翮無取曲荷　兩朝之隆眷
濫升八座之崇班涓埃蔑效咎衅徒積追惟至今尚
有餘悸今乃起之萬死之餘復置簪紳之末非臣隕
首所能上報伏況　命哲伊始化理維新四方風動
咸有一覲　耿光之願豈敢遑回前却以重辜臣子
之義分哉顧臣決難冒出之端固非一二而其中最
甚鴈氓者年前以唯諾之目竄配多人臣以先謫之
故雖不得並案亦旣入於現告則攸生榮辱義無獨
殊諸人尚在戴盆而臣乃首先解懸　朝家處分之
斑駁無大於此廉媿一節豈可容易放倒此其關於
公體不翅較然且臣私心實有痛迫冤酷求攸不得
者誠不忍自同平人强顏冒厠於　朝端輒敢略擾

危悰以溷　清聽臣尤攻罪盖於壬寅之春諫臣追
提臣待罪國子時勸入泮儒之事成一大案重發竄
啓獲蒙我　先大王洞察臣無他腸終靳俞許之音
則李師尚朴彌夢等又勘極邊之律而猶恐其未得
準請措語慘毒越加數層甚至斥舉先臣名字搆捏
誣衊便同急書始因必欲殺臣之計仍以上及其親
噫嘻痛矣古今天下寧有如許事耶其啓所謂陰懷
不利云者卽傳襲兇溥之語也師尚之指嗾兇溥章
牘具在有難掩覆而當兇潛之繼起也惟我　肅宗
大王大悟師尚原初從吏之狀　特命削奪其職則

陰秘情節固已莫逃於　日月之明而乃敢於　弓
劒既遠之後誦溥之言略無顧畏其亦肆然之甚矣
至若侵逼動搖之云與夫末後疏中經營敲撼等語
率皆由此演出而白地杜撰勒加人臣之極罪及至
逆鏡之撰出頒教文也又舉溥潛之事極口崇奬以
傳合其時之鞫案旨意兇險如出一套盖師尚弼夢
一鏡頭馘雖殊肝肺實相連接則首尾應和無怪其
若此也嗚呼先臣立朝事　君具有本末歷變履險
誠節彌著肆我　肅廟深知而篤信之其所敬重顧
遇有非他臣所及而身沒之日　隱惻之意又迥出

常倫斯可以仰觀當日　君臣之際矣今於下世十數年之後肆其惡口直驅之於罔測之科此不但不肖小臣之崩心痛刻而已抑亦舉一世所共吁駭惋愕者也仰惟　淵鑑至明照臨靡遺其於　先朝任使之臣臧否未嘗或眩則亦豈不　俯燭先臣徇國之精忠而思有以昭雪九地之深冤也若其構臣之罪有曰目無　殿下曰逼辱　聖躬無非至憯且刻絕悖無倫而今臣所以沫血顙訟專在於先誣之罔極此等口語有不暇覶縷自暴者矣臣自遭此事以來結轖煩醒腸一日而九迴每一念來忽若忘生形存心死即同土木寧復有一分當世之望乎重以衰癃之質積傷於塞徼風霜委身床簀喘喘欲絕　恩赦之降不敢久滯寸寸前進涉數旬而始到郊遂則又有藝垣之除益增慚惕靡所容措臣之不文衆所共知曾前猥玷嗤點未已矧今科事當頭尤豈容復畀匪人以誤考試之重　嚴召下辱終不得冒進伏乞　聖明俯垂鑑諒亟遞臣本兼諸職以兩全公私哀愍寃誣之未白特加辨晳俾臣得以藉手歸見先臣不勝萬幸臣無任崩迫危慮懇祈切祝之至

辭吏曹判書疏

伏以臣有痛迫私情冒干陳懇伏奉　聖批以誣詆之言何足追嫌爲教是則先臣所被惡言都出於白地搆誣之狀固已莫逃於　淵鑑之下不特不省小臣私自感泣而已抑亦　照臨之明中外咸有以仰覩而欽服之矣　恩召之下不敢不竭蹶趨命以伸叩謝之忱而俯仰感媿無以爲顏擬將稍俟閒隙畢聲危衷以祈　聖明之矜允卽伏聞復有天官之除而特召之　命繼而下降臣於是益不勝其惶感惘塞也念臣疎才淺望本無一分可取其於銓衡人物尤所不堪曾前屢入輒致僨誤至於長席地望之重委任之隆尤非貳僚之比夫豈臣平日夢想所到而頃年謬膺　先朝簡命感激　洪私不能固守循墻之志冒昧一出捱過大政注擬之際疵衅百出畢竟儒臣臺官與章甫齊起而俛斥卒底於狼狽自免今於年久之後時一追思尚不覺慚懼之積中其何敢更入已敗之地以重誤國事乎況今　朝象紛紜黑白混淆激濁揚清之責專在銓曹此時此任類非如臣昏懊所可冒居且臣萬死歸來呼号之慟尚未一洩見今　陪祭隔日若不亟解是職亦將不得參班臣子情理尤當如何茲於　召牌之下趨詣　闕外

冒暴血懇伏乞　聖明曲垂鑑燭亟命鐫遞臣新授銓職改畀可堪之人以新朝政以安臣分不勝萬幸臣無任惶隕祈懇之至

三告加由後乞免疏

伏以臣以萬死餘生重入脩門觸目悲慨夫豈有一分當世之望而生死肉骨之恩不可不亟申叩謝遂敢冒沒承　命他不暇計而既出之後職事展轉羈絆以至於銓衡之重復及於已試蔑效之身則大非初心所期益切悶慼之私而大政當前遞免不遠輒事撕捱有所未安又不免黽勉冒當見今兩日考績之政既已經行世所稱政官仄限亦且準過則臣之應遞豈不較然明甚而今茲加由之命反出常格之外臣於是不覺憮然失圖殆莫省其措躬之所也竊念臣憃愚譾劣最出人下加以衰朽轉甚精神消亡尋常處事七顛八倒間者　筵奏疏額待罪請譴亦不勝其頻煩伏想　聖明必已俯燭其憒眊無取之實矣至於籌局有司之任專管廟謨尤非如臣疎迂所可堪承臣之駑不曉事舉世共知見差備堂垂閱十稔而未嘗擬議於此等任用者良以此也今於癃老摧殘之後忽有此檢舉豈廟堂以近來卿列多故

絕無行公之人而臣適在朝供劇故不暇顧人嗇之如何徒以苟充爲急而然耶臣誠爽惑莫知其何故也且臣積傷於絕塞風霜危喘凜凜去死咫尺而脩程撼頓之餘即縻繁務不分晝夜奔走靡暇者今已月餘日矣勞瘁之極諸證疊發尤無自力復出之勢茲敢力疾裁疏呼籲於 慈覆之下伏乞 聖明特察臣決難仍據之狀亟命先遞臣本職及兼帶備局有司之任以兩全公私不勝大幸臣無任祈懇屏營之至

辭守禦使疏

伏以臣於昨者忽聞有守禦 新命驚怪惶惑不知其何以有此也臣受性疎濶於一切事務都不通曉至於軍旅之事尤所昧昧由其如是也故釋褐三十餘年人未嘗期以當世之用古所云束之高閣徐議其任者正臣之謂也豈意衰頓昏憒精已消亡之後乃膺此重任也念此所冒視三軍門難曰有間實統許多將士有一面守禦之重即漢扶風馮翊之遺制也其任之隆不比等閒苟非有長才遠猷素負需時之望者莫宜居之是以自前必就列卿甚選而委重焉良以所管轄至艱又非多員可以推移相濟者比

故也矧今　國勢泮渙儲峙一空此時此任視平時尤難正當揀遴富有幹局者以畀收拾整理之責以臣空疎擬議其間千不近而萬不似譬如焦僥之肩九鼎頎踣摧拉必無幸矣及復揣量夬難冒據今日　舉動亦不得進叅出次道左伏俟　駕過茲將幅臆仰冀　臨燭伏乞

聖明俯察臣萬無可堪之實　收命鐫遞臣新授守禦使之任以授其人　國事私分萬萬幸甚臣無任悶迫祈懇之至

因鄭錫三疏與兵判洪致中右參贊金興慶待命金吾聯名請遞疏

伏以臣等卽伏見司果鄭錫三之疏以日昨　筵奏事聲罪大臣諸臣斥之以一種反常之論末乃以爲萬世綱常爲言臣等危怖之極誠不覺毛骨俱竦也頃當入　侍之日猥承　下詢之命各以草草數語有所仰對蓋以疾病之來聖人之所不免而欲明其欺蔽之由不必諱添入之語此固事理之當然有非無端提起者比而今乃以此直驅之於罔赦之科噫嘻此豈常情之所可測哉臣等之意只懼　先王聖德之掩翳不章而錫三則惟恐向來擅弄之狀因是而畢露無怪乎爲言之若斯而　聖上又從而曲循

其言至有　收還前命之舉則臣等妄對之失於是乎益著矣大臣既因此至於胥命則臣等以伊日同對之人亦不敢晏然走伏金吾門外席藁封章仰籲於　聖明亟命鐫削臣等之職以快人心以安愚分不勝幸甚臣等無任危慮祈懇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今日還收成命非非卿等之奏達初予不忍之意也錫三疏語雖極陰慘其構誣廷臣之狀予已洞知卿等安心勿辭從速行公

辭判義禁疏

伏以昨者　筵中有金吾長席變通備擬之　教而臣乃猥蒙　擢除實是萬萬意慮之外驚惶悚慴經日而猶未自定也竊念臣庸陋譾劣最出諸臣之下而特荷　累朝枝拭之恩節次推排遂躋八座之列僥踰已極嗤點可畏居常懍悸如墜淵谷向來流竄絕塞雖以嬰鮮罥罪長抱危厲之情而猶幸其跡同編氓得守本分矣不料　聖渥如天既許盡滌丹書復置於簪紳之末秩祿仍舊名位過隆每自循省只增不安于中兼且疾病日覺侵凌精神轉益耗傷方思次第鐫解以稍尋其生全之路矣今又超登於崇

政巍班兼之以　王府首任譬如强僬僥以百句之
重責駑駘以千里之驟摧壓顛踣可立而待噫嘻此
豈如臣亡似所可一日冒充者耶官資等級煞有高
下而至於一品則極崇而無以復加矣讞議奏當古
稱廷平而乃若是職則最重而不可濫受矣小器易
盈眇福難持固是恒物之大情此尤臣之凜然憂畏
不翅若臨馬之臨池者也矧今鞫獄方張事情重大
淑問如皐陶雖不可易得亦宜簡畀一時之才望以
盡其按治之道而今乃不顧人器之如何以莫難任
之職輕加於至無能之臣而不之恤焉　聖朝官人
之方豈容全無難慎一至於此也　嚴召洊降不敢
祗承席藁私次恭俟　威譴伏乞　聖明俯垂照察
收命鐫遞臣新叨判義禁之任　回授可堪之人以
重　國政以安愚分不勝萬幸臣無任悶迫祈懇之
至

答曰省疏具悉今茲陞擢實循公議況卿以　兩朝
舊臣授今日之資亦豈過耶卿其安心勿辭從速行
公

辭大提學疏

伏以近日文衡之任再三改易而畢竟乃歸於臣身

噫嘻此何舉也此何舉耶千不近萬不似猶爲歌後語矣臣之釋褐登　朝于今三十餘年凡歷中外官七十有奇大都濫吹者過半而亦無如今日所蒙之甚汚國名器大駭人瞻聆也惟我　聖朝最重文治首建此官使之主詞命而教蒙士遴選之隆迥絕於尋常榮顯之職是以三百年來膺是任者僅止於八十餘人則難愼之意此焉可見今乃連遞文望最高之人反使如臣至不文者承乏而續貂焉者何也竊觀王薦大臣之意見今弘錄圈點實爲目前之急而文苑諸臣率多有故以徵臣方無故供仕而在廷臣中最稱懦弱無執守可易箝勒而驅使之故遂不問其能文與否不憚舉而畀之終又因循前套耳然而三館之重其號名何如也而乃爲一時弘錄創爲此無前之事使詞垣衣鉢之傳至今日而壞盡無餘臣實爲之慨然也然臣於圈中亦有礙焉向日左揆固已舉名於　筵中李秉常之力辭不出兼亦以此則臣獨可以晏然自壯冒進於會圈之列乎曾見除拜文衡之人必自陳文藝之無取以效辭遜之美義此固人臣三揖之恒例也今臣則此段焉劾專爲圈事之速完非以文詞而見取則輒舉其至椎至鄙之實

比況於至清至華之地不但在臣深有不自揣分愚濫猥妄之罪傍人亦必鼻笑而舌咂之矣臣故羞澁而未敢爲此也仍念臣之黑暗不過與麁官蹶張等耳其於文事毫不相當此任之及於臣實是　聖朝一大變怪　朝家雖强使冒出公議必不肯饒臣而姑未聞有劾正之舉豈討逆方急無暇他事而然耶三日之內　牌召相啣而難進之義參前倚衡每自犯違慢之科不敢爲轉動之計罪戾日添寧欲鑽地以入而不可得也噫國賊追刑百僚庭額而臣在六卿之後不得碎首於　殿陛重獄久輟按問方始而

臣忝一府之長不得進身於鞫廳雖非臣素心本懷惶隕悶慮尤何可言玆敢瀝盡腔血仰瀆　少諒伏乞　聖明念甚選之不可輕褻察微臣之不容竊據亟命鐫革臣新兼兩館大提學知成均館事之任回授可堪之人使公體得宜　國事無實仍治臣屢逋　嚴命之罪以礪臣工不勝大幸臣無任呼號崩迫泣涕哀籲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曾經兩館首圈文衡則今之固辭不亦過乎至於箚勒驅使等說尤涉過矣卿其安意勿辭從速應命毋使堂錄遷就

辭文衡三疏

伏以臣昨今以來又三違 召命於金吾二於政官一噫臣既出肅金吾且方無嫌於政曹則今茲違命夫豈臣本意然哉良由匪據之任作臣邃徐欲進無門以至此耳臣之區區情實以 聖上之至明庶或俯諒而猶且一向靳固每有敦迫之旨悶塞惶竇愈往愈甚而終未得其轉身之方則信乎命之窮矣臣於文職欲說先愧不敢較挈爲言而大約才以代降官或時選前後膺是任者雖不無高下優劣之可言要皆素負文名者耳如臣之全然不文而猥得玷冒者求之今古絕未有聞斯豈非變怪之大者耶若然則凡今之闔甲乙稱文官者皆可爲也奚獨臣哉有識竊歎咸以爲文衡亡公議所在焉可誣也此臣之不可冒出者一也 國朝以來最重文衡擬薦之規前任之臣指名剡舉號爲詞垣傳鉢而又集三公六卿而議圈之茲誠他清官華職之所未有也其選任之隆顧何如哉而輒舉不似之人並厠羣俊之間古規之虧廢觀聽之駭愕已不勝言惟幸選除連得其人輿望舉皆洽然此宜別爲敦勉必期膺命而不此之爲一改二改曾不持疑卒乃歸之於臣身噫嘻

此何等舉措也閒漫職任間或有乍除旋遞苟苟塡充之時矣曾謂此任亦可如是爲之也耶未滿數朔三次改易苟簡煩躁前所未有 國體之損傷當復如何人謂卽無論他事惟此一着決不容自安此於事理固當然耳此臣之不可冒出者二也今日 朝家倍加申飭於臣者亶爲圈事之方急而圈事實有嫌礙前疏固已略及之矣大臣旣舉名陳白於 筵中前任之人亦於初疏發之則臣之不當參豈不較然明甚乎臣旣不得參圈則所叨文任理當改改眞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傅者也此臣之不可冒出者三也噫臣之難出之端豈特茲二三事而已哉事煩不可臚數文短未能鋪舒只就目下最緊者而言之 尙冀 明鑑有以垂照而財處之耳至若臣之所苦雖僅脫危厲之境伏枕恃粥元氣綴綴乍有起立脚腿戰掉少煩酬酢頭面烘熱似此憊悴淹潛之狀恐難以時月望其復起而此亦有所不遑恤及者矣肝膈之辭匪出外飾迫切之悃寧容緩聲茲於積逋懍惕之中力疾控暴不避辭語之繁絮敢乞 亟許鐫改臣新兼三館之任仍 命勘臣屢次違慢之罪以警 朝右不勝千萬大願臣無任崩迫祈懇之至

文衡出謝後復乞免疏

伏以今日人才雖曰眇綿名器雖曰混淆文苑主盟之任及於臣身實是千千萬萬意慮之所不到此不但私心之大恧輿論蓋莫不驚駭之矣然臣荏弱之甚不能堅守初志乃於屢牌之下不免冒沒出承廉義一節固已喪盡無餘矣當初以臣充塡茲任亶出於速完堂圖他不暇計臣之强顏膺 命亦非以詞垣首席謂可一分近似只爲 朝令既嚴奉行宜亟

國家重事不容其一向遷就亦爲金吾務緊不敢終始泯伏於鎭日洊召故也今則圖事既完臣責粗塞而因仍幸會竊據華銜遂乃掩作已有不知遜避則其於公體私義寧有是哉寧有是哉噫以臣庸品猥辱任使崇秩重綰無非不稱鶴軒鵾梁譏刺已多早宜引義辭退以自靖其微分而遲徊荏苒尚此隨逐中心愧懇恒不自安而至於今茲文任尤出臨急苟差旣了其事之後誠不可一日仍帶以重隳一身大防茲敢披瀝懇欵仰籲 崇嚴伏乞 聖明亟命先遞臣三館之任以兩全其公私不勝大幸臣無任悶迫祈懇之至

三告加由後辭免疏

伏以臣力疾恐尤挨過大政連呈三告之單顒俟一
俞之音加由之　命反出常格之外臣誠愧貽繼
之以悶塞憂鬱殆莫知其所處也噫以　聖上之明
鑑豈其有所遺照而猶意其或可勉策魯鈍不底大
僨　國政而乃有此靳固之肯耶臣請披瀝肝腎申
暴於　慈覆之下以蘄其諒察而裁許焉臣才甚弱
望甚輕藻識又甚昧陋其於銓量羣品各當其職固
不能稱塞其萬一曾前試可亦滋衆斥之紛紜終至
狼狽自免其無足與於任使之末此已可見今茲再
蒙　恩除適當朝著草創位序苟簡之會凡於甄叙
進擢之際非不欲十分加慎俾不至見駭於中外耳
目而由其昏憒之甚卒未有以清官方而副衆望加
以萬狀風霜之餘些少精神消亡殆盡注擬之間輒
多乖錯前後引罪於　筵奏章牘者不勝其煩黷此
則固難逃於　四聰之下矣今番都政又以就木已
久之人入於檢擬之中人皆傳笑指爲鬼簿自古及
今安有如許奇怪之銓官乎臣操心不堅量已不審
初既妄肩隆委一入籠紲拍拍難脫居常愧懼若負
重何及今罪衊層積羣言沸騰咸曰是夫也今可休
矣傳聞臺閣之上亦有彈刺之議方此悚息以俟及

其疏出卒無所舉論與近日喧播之言大有異焉臣尤爽惑莫知其端倪豈或以同朝之誼不欲爲迫切之言容臣自處而然耶今臣特未及顯罣文罔耳上自朝紳下至婦孺無不以臣爲被物議之人至有來唁於臣者如是而豈有抗顏冒出之理耶且政官之再經都目謂之爪滿前之爲是任者再經之後曾無仍據之例此亦一令甲也臣貪戀津要初未力辭因循久冒辜惡彰著而猶不知屏退識者之爲臣寒心固已多矣今又犯應遞之大罔而迫於　恩肯乃敢爲復出之計則輿儓下賤亦將不食臣餘矣臣雖昊

詬無恥決不恐爲此也臣之此情不特自誓於心鬼神亦必鑑臨之矣且臣頃於文衡兼任不免冒沒承當一身廉義固無復可論而當初以臣充差亶出於速完堂錄他不暇計臣之强出膺　命亦非以文苑主席謂可一分近似只爲　朝令既嚴奉行宜亟國家重事不容其一向遷就亦爲金吾務緊不敢終始泯伏於鎭日洊召之下故也今於圈事既完臣責粗塞之後夤緣幸會竊據華銜遂乃掩作已有不思辭遜之義則其於公體私義寧有是哉寧有是哉連上辭疏一未登徹間或値副急文字不得不黽勉

效拙而窘態百出不成體揆臣之不堪是任之狀亦已立見於此矣李秉常則因其秉執之硬確　朝家並與提學而許改臣則直以庸懦疲薾不能自樹之故强責以萬萬不相當之任而莫之變通臣誠自悼自歎殆無以舉顏見人也伏乞　聖明曲賜體諒亟許卸去本職俾得避遠機要終自免於大戾所兼文館三任亦命劃卽鐫革毋令久爲一世嗤笑之資不勝萬幸臣無任瞻　天仰　聖懇祈切祝之至

大政後乞遞疏

伏以臣於昨者冒呈辭單還給之　命出於千萬夢寐之外臣誠驚惶錯愕不知所以自措也噫臣之請急豈但爲大政後故事已也以公體則權要之地不可專畀一人而三過大政又是挽近所絕罕在前雖或久任三則必遞此一可遞也才不勝任瑕纇百出清朝銓衡之寄不容庸臣之一向濁亂此二可遞也性本寡合動拂物情彈劾之不發想亦容臣自處今若不卽　許改必將重惹駭機貽累　國家此三可遞也以私義則原初見差適當草創之際羣僚未集承乏填補非如廟議推薦公論齊允在今位著俱備髦彦林立之後豈可因仍苟簡之　除拜若已固

有此一可遽也萬死餘生幸脫丹籍誠荷　天地再
造之恩一瞻　威顏死無遺恨至於重厠崇班以賭
無限嗤點本非意念彼及而不料重委既擔華衙迭
綰環顧一身榮光赫然大垂微臣引分自靖之初心
過福之災寧不憂慄此二可遽也素稟綿脆不比恒
人向在　朝列病告居多三數年來積困風霜眞元
盡敓更無餘地一身百節靡不受病晝則眩瞀於繁
務夜又呻楚於枕席至今延活殊非始慮所到而又
於日前重感寒疾雜投藥物終未和解恐或起忝於
大政歸卽頓踣生意都絕一心耿耿惟恐職未及解
而身先殞斃臣之情事良亦戚矣此三可遽也臣之
可遽之義略數之有此數端其他種種危慼之情有
不敢毛舉煩冒於　嚴聽者矣詩云母也天只不諒
人只仰惟　聖明父母於臣臣若不赴愬於　慈覆
之天則其將誰因誰極而人欲天從亦豈不俯垂
諒察而亟賜矜允也乃若初辭之單卽　命還給誠
不無慨然於今日　處分念臣雖極賤微比馬牛則
亦似有間矣而　聖朝視遇之道殆同穿鼻絡頭束
縛而馳驟之者此不特微臣之慚愧欲死而已抑恐
士之稍欲以廉義自持者視此而不肯進立於　朝

行矣徵臣之故寧復有此此尤不可冒出之一端也且臣所有本職之外兼帶三館之任終非臣所可久竊固當瀝血陳懇不遽不已而急於銓務之解免未暇並舉控辭伏乞　聖明憐臣苦情察臣至懇亟命先遞臣吏曹判書使公私兩得其宜不勝大願臣無任悶迫祈祝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雖陳六可遞之事予則方以久任責成非先銓衡而何三度加由自是古規於今日何可罷格乎是誤傳之致故於今日因承宣之陳達已爲下教矣然辭本已上勿復尋單安心行公

辭大提學疏　丙午

伏以臣於昨歲猥玷文苑之職瀝血之辭終未能上格　穹蒼狼狽承膺蹉跌歷累朔其重辱名器貽笑中外有不可勝言愧汗蓄縮日夕靡安幸於今春蒙被　恩譴得以盡卸所帶諸務　嚴教之下震悚雖深惟此解脫文銜實甚欣快伊後提學之授亦因　特教而反汗官方清肅私分穩愜感戴頌祝如新受命不料乃者文衡之臣相繼遞罷而匪據之任又復歸於臣身臣於是不覺蹶然驚懼彌日而不能自定也原初臣之拜　命非以爲一分可堪只以迫於事

勢轉身無地不免一遭冒出以伸義分而以他人必遽乃已之事揆之臣之忘廉蔑耻自隳大防實有彰著而不可掩者咋指噬臍悔忭無及惟彼時望所屬之人則過引而自免臣乃以萬萬無似掩作已有冒受而不辭天下寧有如此垂戾事耶在今自處之道唯當抵死力辭以爲追補舊愆之圖又安可因仍前誤有若真可以承當者然哉且臣又有決不可出之義大異於前日者不得不畧露於　聰聽之下也蓋臣伏聞館閣體例極其嚴重而主文之地尤加慎焉必使前任人主薦厥有深意至於大臣之添書原薦之外不過出於一時變通元非恒有之例間或有之點數必差次於首薦之人以重薦劇之本意故事然也夏初會圖之時臣備陳此意而大臣不聽强爲添書厥後臣又力言其不然大臣亦頗覺悟遂不添書此於事例誠爲得當而今者大臣忽變前見乃復添書臣名於首薦者之上以致　天點之誤下若以添書爲是則中間一着果何爲耶其不添書寔遵定例而曾未幾何又輒更改終爲半上落下之歸　除拜之苟簡始是前昔之所未聞也夫文衡之除必以薦爲重而臣以無薦之人突然見差已乖常格又其顛

倒錯謬變更無常乃至於此如是而其可抗顏苟據以之壞選任之體失授受之義而莫之恤乎且臣重患癃氣因以挾感宛轉床席昏昏欲絕聞有洊牌而既未省識未參雜科當卽請免提擧而精神如墜煙霧不能締成文字致有大臣辭劄尤不勝悚愧茲敢力疾治疏仰冀　處分伏乞　聖明亟命先削臣新授文任仍遞舌院之任使徼臣得免濫叨之譏科事亦無窘礙之患而治臣違命之罪以礪羣工千萬幸甚臣無任悶慮祈懇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文衡之薦首書前任前例皆然而頃者圈點深怪不書今觀疏語卿辭過矣司譯提擧已爲變通則何辭之有卿其安意勿辭調理行公

辭右議政疏　丁未

伏以臣老謬昏瞢無一善狀忝列崇秩涯分踰溢日夕憂懼心如集木唯是　先朝實錄編摩之役卽臣子自效之地奔走服勞未或少懈惟俟汗青之期以爲引退之圖矣不料今茲乃有千萬不敢當之　命臣於是不覺蹶然驚起震駭惴悅精爽飛越殆莫知措躬之所也噫　殿下以臣爲何如人此任爲何如職而輕褻之至此極耶臣之事　殿下于今三載其

庸庸碌碌最居下中之狀固已莫逃於　臨照之下而今乃有此非常之　恩除臣誠奕惑未敢揣　聖意之攸在豈以其簪履之舊姑爲假借高位以榮耀其身而然歟豈以廟堂因襲謬舉未果削去之故循例　下黜有若庶官冗職者然歟豈以輔相既得其人一褒亦足則雖如臣等輩不妨充位備員而然歟凡此數者皆未足以解臣心之惑塞中外之望而其於事理體例決不容苟簡之至此則臣安得不冒死而畢陳之也　朝家於小小除拜固有討仕陞遷之規今臣所忝是何等職責而不問人望之如何只觀年考之稍久任使名器溷淆而莫之顧以　聖上考慎其相之意豈爲是也臣之原初參卜秖以草創之始諸臣之在罪籍者未及解懸苟取在朝之人以備望數而已本不出於輿誦之公嗤笑之言尚且未已大臣亦豈不知其然哉特以　聖鑑所燭宜無濫授姑仍舊貫以俟　睿裁而今乃弄假成眞致有此誤命若以一入備擬漫無掄別則古豈有簡在上心之語乎且老成峙位巖廊而僚貳必得其賢然後體貌始爲尊重夫以萬萬不近似之人使之苟充而並列則實非所以重待相臣之意臣亦何敢抗顏間遝而

不知愧哉自有是命一世譁然咸以爲怪事臺閣之上亦必有駁正之論而側聽累日尚無此舉無乃容俟臣自處而姑有所斟量耶臣若一向泯默不思急速鐫免則將至流聞漸遠皆有輕　朝廷之心緣臣一身羞辱及於　國家誠亦非細事矣茲不得不瀝盡肝血呼號於　天地父母之前伏乞　聖明念置相之不可輕察微臣之無可取承將臣新授議政官資夫行刑汰使　國政無謬私分獲安誠不勝厚幸臣無任危迫祈懇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今茲新卜實循廟議意亦非偶卿以故相之子淳厚之心樸素之志超踰俗態寧常嘉之今之入閣亦云晚矣卿何過讓矧今國事岌業生民困悴之時職在輔相不可一向過謙卿其體予至意須念先卿體國之意即出視事用副予倚重之誠

再疏

伏以臣於千萬夢寐之外忽承非常之　恩命憂遑迫切冒上辭章瞻　天望日拱俟　俞音之降矣伏奉　聖批辭旨温諄奬飾過隆仍又諭及先臣至以體國二字特示褒嘉之意臣捧讀未了感涕先零嗚

呼先臣忘身徇國之忠實我
聖上又復追念於入地廿餘年之後漁發於絲綸之間者乃至於此在臣摧咽銘鏤當復如何而先臣不昧之靈亦應結草而思報矣不肖微臣無能爲役而與被陶鎔之　化至紆聿平之拜循省懍惕已不勝言而今此　批諭之至渥尤聳中外之觀聽以臣無似猥辱　明主之知遇華衮之榮未足爲喻乃若倚重之　教尤非賤微所當得者惶感之極殆莫省措躬何所也仍念人之才分各有限量力小而肩重鮮不召灾臣本迂腐鈍劣百事不能及人雖冥升妄

躋冒據六卿之列而凡於軍國謀謨之地一未敢與聞不但臣之自畫如此人之見待亦未嘗不然揆路贊襄之責夫豈輿論之所曾期哉是以除目一下舉世皆驚公議所在此焉可見而　聖上猶意其或可一分堪承瀝血之辭反視以例讓悶塞悚愧尤何可言目今　國有累卵之危民陷顛壑之患此時此任益當倍加難慎而乃及於至庸下之臣惟臣一身之摧拉隕踣固不暇論而其於　國事之僨誤何哉臣仰念俯揣心肝焦熬寢食俱忘神志如失惟有殫誠祈扣以冀　矜察而已初疏之後宜卽續額而連值

國忌章疏例不得入臣何敢以大臣自處徼得格外　登徹乎遲待齋戒之盡輒此申控泯默多日尤增惶仄伏乞　聖明曲軫危忱旁採衆論亟回所授改畀賢德以尊　朝廷以重官方萬萬幸甚臣無任

崩迫祈祝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前疏之批已諭予意更何多詰今茲枚卜予意非偶則卿之如是過讓是豈予所望哉目今國事如此之際豈輔相過自爲謙之時耶卿其體予至意勿復異章卽起視事用副倚毗之誠

三疏

伏以臣之屢干　崇嚴連章而不知止者實出於量已量時萬萬不獲已而再奉　批旨愈益邈然至於史官來宣有若應施之典臣於是惶悚悶慮寧欲逃遁而不可得也噫輔相之任豈徒然哉雖在丕時亦不容猥授非人況今日是何等時耶義理晦塞刑章撓屈人心世道更無可言法度紀綱蕩然無存三空已極四民失業當是時任相職者其責視前日益艱必須才猷力量重負地望爲一世所厭服而又其忱誠見孚於上下然後庶可救得一半若臣者拙劣疎陋無其望矣闇弱綿薄又豈有

力量之可鎮孚誠之可格者耶今若不深揣度其始
終虛受非分之職則不但蓋逮于身亦將貽累於
朝廷　聖上雖偶失官人之政而臣既自知甚明何
敢抗顏竊據以致重債　國事而莫之恤乎古人云
必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臣日夜思惟無一分可堪
之望與其冒沒承當卒取無限狼狽無寧受瀆告之
罪而就誅殛茲敢更瀝肝血申籲於　聰聽之下伏
乞　聖明特垂鑑察將臣新授職資一併鐫回俾
國政無隕私分獲遂千萬大幸臣無任崩迫祈懇之
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再疏之批聲悉亨意庶幾卿收
章造朝未格卿心辭本又上自媿誠淺夫復何諭第
卿須看今日國事是豈入台閣而過自巽讓之時乎
卿其體亨倚毗之誠其勿復讓安心出而論道弘濟
時艱

四疏

伏以古語曰人之所欲天必從之以臣揆之殆虛語
耳臣剔露危衷屢瀆　宸聽悶悶遑遑如無畔岸每
一封章凝佇彌切瞻　天祝日顒若以竢其懇欵怵
迫之悃庶幾蒙　睿鑑之回照而卒未能得　諭教

之下愈益敦勉噫是豈　聽卑之夫未諒下情而然
哉此殆臣忱誠淺薄不足以孚格於　尊嚴以至此
耳撫躬自悼尚有何言臣自叨　隆命以來寢驚夢
愕魂喪魄遁如癡如狂全失常性若復一日二日未
獲承鐫削之　音則焦灼憂慄幾何不摧殘以死也
　天地至仁不使一物不得其所臣雖微末亦與有
翹之倫均涵　慈覆之澤在大槃物之義豈欲其
窮慝之至斯極也　聖批每以勿過讓毋異辭爲教
臣誠惶悶抑塞尤不知所喻今不敢排列千不近萬
不似之狀以重其煩冒之罪而左思右想終無趨承

之望　聖朝之處分尚稽臣心之危厲益甚夫疾痛
而呼天呼父母固人之恒情則臣安得不更申瀝血
之籲終靳其　曲察而垂矜也至於史局捻裁之任
尤非所堪大臣之疏請移授亦深不安而誤恩若蒙
收回則此當自歸減去眞所謂皮之不存毛無所
傅故姑不並爲辭免而愧感之情益不可勝言矣伏
乞　聖明特加哀愍亟許鐫改臣新授職秩使臣身
少有自措人聽不至久惑不勝大幸臣無任崩隕俟
命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三疏之批悉諭予意而卿辭猶

懇辭本又上何情志之不孚一至此哉卿試看今日之國事豈輔相過自異讓之時乎卿其安心勿復過辭速出論道用副至望

五疏

伏以臣之今日情勢可謂極狼狽而大窘蹙矣欲冒出承　命乎則責任莫重叨濫爲罪欲力辭祈免乎則懇悃未暴煩瀆有誅臣於是悶塞憂懣誠不知何以自措也然而瀆犯之罪止於一身冒受之害及於公朝參究輕重不翅有別茲不得不更申危迫之忱以冀其　愍察而裁幸焉　聖上每以過讓爲教詩曰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讓固古義之所許任職者之所當勉也然人各有自知之明亦豈無心中所私期者乎臣誠百無一能而若其私自比方於職責者則有之矣投置閒散使之謹守功令粗免大戾則臣亦差可勉企至於高官重貟事務緊關之地決無堪承之望此非臣分毫文飾之語實舉世之所共知也臣之所辭出於爛熟思量夫豈過乎向也雖名在列卿之班其於廟謨　朝議漠無所干涉常懷素餐之懼乃敢自托於汗青之役以爲一分裨補之圖亦非以有古人三長之才黔驢短技止在劄錄之末無

能之愧隨地然矣頹齡駸駸已迫遲暮疾病日侵筋力日瘁奔走之勞亦知難强擬待史事之畢乞暇退屏庶無玷辱於公私此心耿耿未嘗少弛亦頗訟及於知舊間而知舊許其量已之審矣豈意台輔隆畀乃及於庸駑之身乎古有歌後作相而搔首自歎者臣之空空甚於其人 聖鑑昭回寧不俯諒噫章甫美飾也越人却走大牢盛饗也海鳥眩視分所踰軼人禽俱駭自古而記之矣臣雖無似四端七情賅而存焉其何能視若固有恬然而莫知懼乎伏聞 聖候未寧中間有庭候一節而亦未敢出而參班又此

干冒於 靜攝臣尤疚罪臣之前後號籲本非循襲例套只爲一時虛讓而已而未蒙 照察今復悉攄衷臆文字之煩絮有不暇顧竊見 祖宗朝拜相而因其懇辭旋許允副者不止一二誠意交孚之美至今艷誦今 聖上方務接下以誠每以文具太勝飭厲臣隣臣嘗欽仰有素輒敢以祈望之意瀝血而哀呼焉伏乞 聖明曲垂矜憐亟命鐫免臣新授職秩改卜賢德以重 國事使不肖之臣得守其本分不勝大願臣無任崩隕懇祝之至

出肅後乞遞兼帶劄

伏以臣旣迫於　嚴命冒昧出肅前所兼帶掌苑署提調令該曹照例處置守禦使之任令廟堂亦卽出代幸甚且相臣例不得兼帶文衡　宣祖朝文衡乏人特命以相臣柳成龍李山海李德馨兼之而俱辭而不拜　仁祖朝故相臣申欽金堉洪瑞鳳　肅宗朝故相臣南九萬崔錫鼎皆以文衡拜相而俱卽辭遞　顯宗朝故相臣金壽恒亦以文衡拜相其時該曹減下文任外議以爲大臣兼帶之遞當待其自辭該曹不可直爲減下遂啓稟還兼如今日之爲而亦陳劄辭解獨國初大臣間或兼帶文衡此則官制未定前事也其時不特文衡爲然如以蔭官主試武臣爲臺官等事皆不可遽用於今日豈可捨近代通行之例而遠襲未定制前不可行之事耶盖文衡本是從二品通融除拜之職非大臣所可兼而如大小科掌試文字應製科次等役皆是職事當爲以相臣不可下行有司之事其他事體之妨掣不止一端虛帶其銜不行其事殊屬無謂故從前以大臣不得兼良以此也前例具在斑斑可考其不容昧然仍帶也決矣伏乞　聖明亟遞臣文任俾無乖違常格之患且原任大臣以記性筆翰譽臣而尉薦捻裁之任遂

有是命臣尤不勝慚悉不安臣今年已老矣精神消
亡元無記性之可論至於筆翰乃是書板郎廳之事
雖欲自彰如流之能有不可得況素不便書耶摠裁
爲任何等重大而以此見屬名實全爽臣安敢無其
實而處其名晏然而承當耶並惟　聖照昿賜反汗
取進止

答曰省劄具悉卿懇大臣之兼帶文衡於古亦多雖
有掌試科次之事提學在焉其何妨掣古或有辭遞
之規實錄未汗青之前決難勉副至於摠裁之任予
意如右則其復何諭卿其安心勿辭仍管而所辭兩

任令廟堂該曹稟處焉

奔問上京陳所懷疏　戊申

伏以臣罪蠢鄉曲聞見斷絕晚始得聞國有大變至
於興師動衆京輔戒嚴不暇他顧來住　輦下以爲
與國同存亡之計以臣蹤迹固不敢上章論事而竊
見事機有萬萬懍懼者敢此略貢一言以竢　聖裁
卽今危急之勢迫在呼吸備禦之策不容少緩而
輦下親兵陸續出征輿衛疎虞根本孤弱　宗社之
憂殆甚於外寇之至伏願深留　睿思勿復輕易出
動以致後悔焉且鎭安人心鞏固都城之道惟在於

殿下亦願堅定一心毋爲浮議所動焉　祖宗三百年遺澤入人者深當此艱危波蕩之時豈無一箇義士欲爲　國家效死者哉見今出身閑散之類必將夥然臣意并聚作隊付諸扈衛廳至於宿將諸臣之罷散者亦宜使之來待以助宿衛之勢似不可已矣臣蒼黃上來頗聞輿論莫不皆然愚衷耿耿不敢不盡乞　賜採擇從長量處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當此國有多事之時卿何過自引咎既有敘命且拜判中樞卿須體予意宜即入來焉疏中所陳卿入來後與他大臣相議處之矣

陶谷集卷之六